

# 青城劍俠傳



# 青城劍俠

回 棲遲古洞半夜得奇珍 軫念良朋穿晶瀨絕險

連身折回 重又鬥在一處 元兒畢竟童心未退 身臨危境 看見這種鱗虎惡鬥 不但怕

反到直喊好玩 剛在可惜沒有看得仔細 另外一鱗一虎 又抄了一套文章 先是那虎踞踞地 上一條長尾 把地打得吧吧山響 不住狂吼發威 對面那條烏鱗大鱗 却把身子盤成一圈

祇將上小半截身子 從中間筆也似直挺起 昂着那一顆有碗大小的鱗頭 朝着對面鱗入

不住張口吞吐紅信 吱吱直叫 神態甚是舒徐 兩下相持 沒有半盞茶時 忽然那虎狂吼一

聲，向前撲那鱗更不忘慢 長頸一屈一伸之際 彷彿還身都在顫動 說時遲 那時快 早刷

的一聲 迎着對面虎撲之勢 往上穿起 尾尖着地 身子懸空 和一根筆直烏木相似 鱗頭與

虎頭 迎個正着 那虎在空中 使不得力 無法躲閃 見鱗迎來 張開血盆大口便咬 那鱗尾身

還在地上 可以行動自如 鱗頭一偏 早讓讓開 尾尖在地上一拱連身竄起 正與那虎擦身

而過 就勢身子疾如轉電 一路蜿蜒 連虎的兩條後腿 一齊圍繞了數匝 吧的一

聲大響 連蟒帶虎 一同落地 眼裏 一對一般 蟒將虎纏上好多匝 祇剩虎頭 和 兩條前腿 露在外面 虎身全被蟒纏沒 就待回轉蟒頭來咬 那虎倏地又是狂嘯一聲 兩條 前腿 抓着地面 一拱一竄 又縱脫出去多高老遠 當這蟒虎糾纏之際 元兒因存身之處 虎 蹤不上來 再加自己連斃兩虎 覺着不足爲慮 那蟒却是行動如飛 什麼地方 都能穿到 比 虎利害得多 心中有些胆怯 對蟒懷了憎惡 對虎便有了好意 頭一次見虎被蟒纏住 心裡 頭已起了惡念 惟恐虎爲蟒傷 第二次一見蟒將虎纏得更緊 既代虎危 復爲自身打算 早 掘起兩塊碗大石頭 擎在手內 直朝蟒頭打去 甄濟見元兒事太作得魯莽 想攔沒攔住 手 一拉 反將元兒的準頭 鬧歪了些 一下正打在蟒的頭頸骨上 正趕那虎又竄出重圍 元兒 情不自禁的脫口喊了一聲好 下面先那一對蟒虎 已自糾纏到了一堆 這第二個被元兒用石 打中的那條大蟒 費了半天氣力 沒有將虎擒住 已自凶威怒發 又被元兒石頭打中 一負

更昂起頭來 往上一看 吱吱叫了兩聲 便捨了那虎 往巖前竄來 二人

之下 看得畢真 甄濟見蟒朝上看 口中吱吱亂叫 紅

信吞吐 身子往巖前移動 便知不好 元兒也着了忙 手上又無兵刃 祇有剩的一塊石頭 并還找不出第二塊 上既無路 下則去死更速 二人正在焦急 那蟒早和一條黑匹練一般飛起 月光照處 細鱗閃閃 烏光油油 直往巖上穿來 轉眼便到二人跟前 甄濟手持長劍 準備來時與他拚 元兒一看情勢危急萬分 慌不擇的 將手中石塊 直朝蟒頭打去 心一亂 便少了準頭 正打在蟒脊上面 沒有傷中要害 那蟒越加負痛發威 來勢更急 眼看危機 頃刻那蟒上有兩三丈高下 忽然咳的一聲 連頭帶身似烏綾飛舞 旋轉而下 來得快 退得更速 二人因為急為應付當前切身危難 全神貫注那蟒 別的一切俱未看清 見蟒忽然掉身退去 心中不解 連忙定睛往下一看 不由轉憂為喜 原來那蟒竄上崖時 與他對敵的大虎也喘息過來 見有可乘之機 如何容得 早將四足一縱 便到巖前 未容那蟒再往上穿 張開虎口 一口將蟒尾 緊緊咬住 蟒又一負痛 回頭一見是虎 蟒尾已被緊緊咬住 不願得再吃生人 連忙回身應敵 偏那蟒鱗又堅 蟒皮又韌 虎的來勢與力 俱都猛烈非常 一口咬下去 雖然穿鱗透皮 急切間來拔 却拔不出來 咬又咬不斷 蟒的尾尖 祇管在虎口內攪得生疼 虎

一負痛 便亂扯 蟒更是負痛 也亂扯亂捲 兩下裡就亂做一堆 不一會 蟒身又將虎纏住 虎口被蟒尾陷住 張不開來 這番却脫身不得 所幸蟒痛極心慌 蟒又被虎咬住 纏時無法纏住 虎的兩條前腿 虎爪一路亂抓 那蟒越加痛極 急切間咬不着虎的要害 也是一口 將虎的後股 緊緊咬住不放 且不說這一蟒一虎 拚死相持 再說先前那一蟒一虎 那蟒是條公的 比較小有七八尺 先也是與虎相持 兩下鬥得力倦 便一個盤着 一個蹲着 發一陣威再鬥 當適才那條母的 被虎咬住蟒尾時 兩下正鬥得熱鬧 不知怎麼一來 虎身又被蟒纏住 這次却 兩頭相對 錯了往常地位 那虎見蟒頭在前 竄逃下去 蟒又昂頭來咬 一伸兩隻前爪 逕將那蟒的頭頸 抓了個死緊 那蟒被虎制住 便拚命用力 打算將虎箍死 虎一負痛 透不過氣 兩爪一鬆 蟒頭便起 想也是痛暈了頭 如不回頭來咬 就這一陣用力緊束也是有勝無敗 偏是急於報仇 這一回頭去咬虎頭 恰好橫着 方能繞過 那虎鬆了仇敵 本已怒憤到了極處 一看來咬 猛的虎口一張 兩下都是又急又快 被虎口在咬的七寸子上 咬個正着 兩下都不肯放 誰也張不開口 祇聽虎鼻中一片嗚嗚之聲 兩虎兩蟒 分作兩對 糾纏

做了兩堆 在月光底下 帶着砂石 翻滾不休 這一場惡鬥 祇看得元兒甄濟 目定神呆 驚喜交集 直到斗轉參橫 東方現了魚肚色 見下面二蟒二虎 糾纏越緊 勢子却由緩而慢 漸漸不能動轉 才行覓路 縱下一看 一蟒一虎 已自氣絕 一個口中紅信 吞出多長 身子緊束 虎身 目光若定 一個瞪着一雙虎目 虎口咬緊蟒的頭頸不放 虎虎若生 雖俱死去 依然猛惡可怖 另外一對 蟒身被虎咬緊 脫身不得 下半身鱗皮 被虎抓得稀爛 那虎雖被咬 毒發身死 口仍不開 虎毛落了一塊 那蟒口雖還是緊咬虎腿 未放 身子却在動彈 並未死去 一見人來 一陣屈伸 似要脫身追來 甄濟嚇了一跳 連忙退步按劍時 元兒道 那虎將他尾巴咬住 身上纏了許多圈 就是活 你還怕他怎的 師父說 大蟒身上 常有珠子 你把寶劍借我 就勢殺了他 取出來與他們帶走 說罷 不等甄濟答言 搶過劍 便往蟒前走去 甄濟忙喊 不可造次 追上去時 那蟒見了元兒 還待掙扎 早被元兒 舉着那柄吹毛折鐵的長劍 向蟒頭一揮 立刻一股鮮血 冒起多高 蟒身斷了下來 落在地上 蟒頭連口 仍咬附在虎腿上面 才知那蟒也是一時情急 蟒牙嵌入虎骨 一樣拔不出來 所以逃走不脫 元兒舉劍 一路亂砍

連蟒頭砍了個稀碎，那有珠子，口中直喊喪氣。恐那蟒又活回來，也給他找補了幾劍。才和甄濟一同上路。那虎大小共是五隻，最小的一隻，一起頭便被甄濟用劍刺死。最大的一隻，被元兒斷劍刺死。一隻被元兒用石頭打死。剩下兩隻，俱與倆條烏鱗大蟒，同歸於盡。二人無心之中，除了七害，人也累得力盡精疲，飢渴交加。甄濟更比元兒還要來得疲敵。幾乎走路都要元兒摻扶。二人先到了元兒放包袱的所在，取出乾糧，餉餐了一頓。元兒又取出來山泉，一同痛飲個够。吃飽喝足，才略覺精神好了一些。這才大家互說入山之事。元兒的事已然表過不提。那甄濟爲人本有心計，自從乃父被陷那日，在街上遇見衙中熟人報警。雖然避開，一聽父母全家，俱被拿去下監。不久就要押解到省中去。當時痛不欲生。本想憑着自己本領救出父母。一則孤掌難鳴，二則事一不成。案情愈更重大。反到全家都沒有了活路。自己新歸未久，親族父執，俱都不甚相熟。再說案關重大，誰敢出頭。祇有姑父裘友仁，是個自親骨肉。人也熱誠任俠。無奈他平素從不與此中人往還。找也無用。弄巧還連累了他。思來想去，徒自悲痛了一夜。正無法想，又聞風聲甚緊。正在到處搜查自己下落。

不敢在城裡多延 貽禍好友 他藏身所在 原是一個小時同窗至好的家內 雖是個尋常耕讀之家 沒什力量 家道還算富有 人也義氣 便和那友人商量 借一筆錢 到了晚間 先冒險前去探監 安置安置 再行逃走 出去設法 那友人覺事太行險 勸他不住 祇得給他備了些金銀 又給收拾了一個小行囊 準備探完了監 即速逃出城去 到了二更過去 甄濟便施展輕身功夫 到了監內 對禁卒一番威嚇利誘 居然容易 見着他的父母 因是關係的重犯 又加是新卸任的官吏 除枷鎖較重 防衛周密外 到還未受什麼大罪 一見兒子冒險探監 俱都大吃一驚 甄濟因出入這般容易 便和他父母說了 甄濟父親一聽 越發憂急 再三誥誡 此事萬不可行 雖說自己案情重大 並非沒有生路 同寅和京裏頭 俱都有人可託 這一來弄假成真 不但自己有滅門之禍 還要株連九族親友 若行此事 老夫妻便要雙雙碰死 並說事發時 託親信的人 四出求救 你祇逃走出去 保全自身 準備萬一 事若不濟 替甄氏門中 留一線香煙 便是孝子等語 甄濟跪着 哭求了一陣 見再若固執 父母立時要尋短見 萬般無奈 祇得忍淚吞聲 拜別出來 將帶來金銀 給



了十分之八與禁卒再三叮囑好好照應不許洩漏風聲不然寶劍無情定要取他性命那禁卒自是樂得應允甄濟還不放心又怕本官爲難牽性一不做二不休逕自飛入內衙持劍威嚇說事情非他發動不能怪他祇是一要好好待承二不許株連甄家親友善爲彌縫向上司呈覆那縣官姓楊名文善人本忠厚本就不願多所株連再經這一嚇那裡還敢生事招禍不但沒有牽絲板藤去興大獄到在搜查的呈覆中說甄某在外服官多年家中戚友根本就少幾乎不通往來此次剛一辭官回家就奉令將他全家拿到收監細查祇有一子據供遊學在外未歸不知去向請求通令一體緝拿歸案等語就此遮蓋過去所以甄家戚友連友仁那等至親縣中俱未派人去過問這且不說那甄濟離了縣衙連夜逃出城去本想往見友仁一面再作計較猛想起那日元兒曾說那方氏弟兄的姑父銅冠叟是個異人自己與方氏弟兄雖是初交却有同盟結拜之雅何不逕找他去不但可以避禍還可求他設法想條妙計搭救父母豈不是好想到這裡見天已大亮怕

被人看破 露了形跡 兩下俱有不安 幸性連友仁也不見 逕往百丈坪 找方氏弟兄 求銅冠叟 主意打定 便避開環山堰友仁的家 直往長生宮後懸崖之下奔去 元兒自那夜火眼仙猿司明送信之後 還未與甄濟見過 所以甄濟並不知方司兩家 由百丈坪 移居金鞭崖之事 祇說方氏弟兄 每日還在水洞掉舟相候 及至到崖溪邊 候到日中 仍無方氏弟兄踪影 心中好生焦急 此時人跡更多 更不便往友仁家去 略吃了幾口乾糧 想了想 竟和元兒入山時 打了一樣的主意 也是相照昔日誤走百丈坪那條路走 以爲昔日一半是玩山 今日是赶路 算計不消三兩個時辰 還不會趕到 誰知他比元兒所遭遇的還苦 一過近便崖 就迷了路 走入螺旋山谷之內 越繞越遠 越來越糊塗 一連走了三日三夜 始終沒有找着路 逕遠想出山 走回友仁家去 都不能够 這還不算 帶的乾糧 因爲行時匆忙 祇圖省便 萬沒想到要在山中奔馳數日 僅敷一天多用 頭一天因爲動身時晚 走至天黑 雖然覺出路遙 越走越不對 心中還不甚着慌 乘月又尋了一陣 便找個山洞宿了 第二日晚間 仍未找到百丈坪 眼看食糧 儘够一頓 才着起急來 要留着最後充飢 不敢再吃 勉強尋些山果

吃了 當夜仍尋巖洞宿下 如此辛苦飢疲 在山中亂竄 好容易支持到第四日早起 走到一

處山環 連山果都無從尋找 祇得把最後一頓乾糧 也下了肚 走到未申之交 方覺飢疲交

如 忽然遇見那隻被他用劍刺死的小虎 剛將虎刺死 便被那四隻大虎 聞得小虎嘯聲追來

將他包圍 先將那隻小虎 已够對付 何況又來了三四隻大的 四顧無處逃生 祇得負巖而

立 人虎相持 到了黃昏 才遇元兒趕來 將他救出 人已精疲力竭 不能轉動 二人見面

吃喝完了 說完經過 重勞之後 估量今晚不能再走 甄濟祇帶着一個小包 內裝兩件換

洗衣服和一些散碎銀兩 圍在腰間 打虎時並未失去 便分拿了元兒一個包袱 乘着月夜

去尋住所 走出不遠 無心中竟將那虎的巢穴尋到 雖然五虎俱斃 仍恐還有餘虎回來 無

奈除此之外 別的巖洞 俱污穢卑濕 不能住人 祇那洞穴又乾燥 又寬大元兒終是胆大 便

將包內火石油蠟取出點好 將洞角虎毛獸骨撥開 鋪好行囊 又去搬來了幾塊大石 將洞堵好

一同就臥 元兒年輕睡熟 甄濟更是死中逃生 極勞累之餘 一旦間安安穩穩 睡在地上 覺

着舒服到了極點 一倒頭 便自睡着 這一覺直睡到第二日辰巳之交 才醒轉來 且喜一夜

無事 元兒取出乾糧臘肉 飽餐一頓 又汲些山泉喝了 正待準備覓路前進 甄濟忽然失驚道 昨晚聽你說 方司兩家 已野離開百丈坪 移居金鞭崖了 即使今日我們能找到百文坪 照司明所說路走 這數百里未曾走過的山路 也非一日半日 所能走到 你又在途中 耽擱了兩天 再添上我 這點乾糧 如何够吃 山中又無處購買 不比前山 宮觀廟宇 到處都是 隨地均不愁吃 我這幾天 已然吃足了苦頭 這却怎好 元兒道 管他呢 我們自有天保佑 猶之乎你昨日被虎包圍 怎會遇上我來 又會平空鑽出兩條烏鱗大蟒 代我們解圍呢 一句話 將甄濟提醒 猛笑道 眼面前有頂好的糧食 我却忘了 元兒也想起道 你不是說那死虎麼 祇恐被蟒咬過 吃了有毒 不然那日在方二哥家 吃那烤虎肉 到怪香的 甄濟道 這蟒咬死的 祇是後兩隻 不是還有三隻麼 這一想起 不但虎肉够我們用的 連日我都覺着山中寒涼難受 那虎皮豈不也可用麼 天已不早 我們快走 招呼給別有野獸吃了去 說罷 二人便與高彩烈的 往昨日殺虎之處奔去 相隔不遠 一會便自找到 那虎蟒仍是死糾地上 并無野獸動過 二人祇甄濟有柄長劍 元兒的劍 半沒虎口 斷的半截 也不知遺落何所 因是顧

鐵也懶得去找，便中甄濟將那先死的三隻虎皮剝下，揀那嫩的脊肉，取下好幾大塊，却沒法拿走。甄濟想了一想，見路側生着一片竹林，便去斫了一根茶盃粗細的竹竿，削去枝梢，將兩人包袱併成一個，勻出一根麻繩，將虎皮三張，細成一捲，又割了些山藤，將肉穿起，連包袱一齊，分懸在竹竿兩頭，挑起上路。這時已是中午時分，走沒多遠，忽見前面兩峯對峙，中現一條峽谷，二人登高一望，除了那條峽谷和來路外，都是峯巒雜沓，叢莽密菁，再不便，是峭巖壁削，無可攀援，明知路遙越走越不對，但是對的既已辨尋不出，看日影祇有那峽谷，還算是走百丈坪的方向，祇好試一走着，再說。二人替換着挑着担子，一路走一路商量，但遇着可以立脚的高處，元兒便放了担子，縱身上去眺望，滿心以為從高可以望下，祇要能望見百丈坪一些附近的景物，立時便可以到達，却不知先前兩日錯走螺旋谷，已然早岔過了去百丈坡的路，迳再一進這峽谷，更這越走越岔遠了。二人入谷以後，見兩峰巖壁上，全是籐蔓古樹，雖是深秋天氣，蜀中氣候溫暖，依舊是一片肥綠，映得衣袂面目，都似染了翠色。地却是個淡紅砂地，寸草不生，時有丈許高的砂堆阻路，二人連越過了幾處，走

有二三里之遙 正在且談且走 忽然不見地下日影 天色好似陰沉沉晦暗起來 抬頭一看 才知谷逕正走到仄處 兩面危巖峭壁 排雲障日 祇能看見一線青天 時有白雲 在頂上片片飛過 陽光已照不到地面 所以天色陰暗 路雖還直 祇是數里以外的盡頭處 隱隱似有數十丈高一個石笋 將路攔住 且不管地 到了那裏再說 空山寂寂 說話走路 趁着那谷音 應回 入耳清脆 越顯景物幽悶 使人無歡 漸行漸近 果然前面有一個小峰 將路塞住 往勢又是上豐下銳 無法攀越 走了好些時候 走的却是一個死谷 甄濟氣得將担子往地上一放 剛喊得一聲背時 元兒終不死心 早已往那小峰跟前奔去 一到便鑽向峰的後面 不一會探頭出來 歡呼道 路有了 寬大着呢 大哥快來 甄濟聞言 連忙挑担奔去 到了峰前一看 那峯並非原生 乃是山的一角 不知何年何月經了地震 從山頂折斷下來 倒插在地上 雖將出谷的口堵死 還算側面有一個缺口 約有三丈方圓 鑽將過去一看 陽光滿眼 豁然開朗 外面雖然依還兩面是山 中間却有一條極平曠的大道 也是砂地 沒生草木 到處都生着一叢一叢的竹子 高的才兩三丈 粗祇寸許 根根秀拔 迎風搖曳 二人先辨認日色和

時間彷彿岔走了一些。元兒又跑到路側山頂上，望了一望，那裏有百丈坪的影子，不來彼此一談，反正走錯，率性發一發狠，給他來個錯到底，就照這條的方向走，即使人找不着，難道還走不出這山去。本山又是道家發祥之地，前山固是宮觀林立，便是後山隱僻之處，也常有高人結茅隱居，祇要遇上一個，便有法想，因為走了半日，俱覺腹饑體乏，元兒便去揀了些枯柴，要烤虎肉就鍋魁吃，甄濟道：肉多糧少，不知何時走到，我前兩日先遇上野獸，不知打來吃，幾乎餓死，我們還是多吃肉，少吃鍋魁吧。元兒帶的乾糧，原有炒米鍋魁兩種，另外還有四匣糖食糕餅和三隻兜兜鹹菜，幾塊瘦臘肉巴，兩塊生臘豬腿，有這許多東西，所以包袱又大又累贅，除了臘肉巴和炒米外，連鍋魁都有十分之八是元兒因為銅冠更愛吃此物。司青瑣走後，無人會作，特意命家中伙房，加細做了帶去孝敬師父的。餘者和一些布帛，也是送方司兩家的禮物。昨今二日，打開時節，甄濟祇看見許多大小包兒，聽元兒說是送人的禮物，也沒細問，屢以食糧為慮。元兒笑道：大哥莫發愁，論說我吃的東西，還算母親走時，給我多帶有好幾倍，直到包袱考籃，都裝不下了才為止，走這幾天功夫，我的一份。

也就剩不多了 可是那些送人的東西 到有一多半是吃的 一則不是萬分不得已 我不願動 早上一說到糧食 就忙着去割虎肉 也沒顧得談到這些 真要是沒得吃的話 難道看着吃的去餓死 這十幾個鍋魁 加上虎肉 還够我倆人吃好幾頓 就好在走十天 什麼東西都吃完了 我們再煮生臘肉來吃 也還够四五頓呢 想母親連鍋和針線刀剪 都逼我帶着 真是父母愛子之心 無所不至 當時我雖不敢強 心裡着實嫌帶這些零碎麻煩 幸而我初走得累贅時 因是母親親手料理 不捨得隨便丟棄 如今吃的 已然用上 說不定 別的也許用得着 樣樣都齊全 你還怕什麼 甄濟聞言 才放了心 元兒又將所帶各物 詳細說了 一面說 火已生好 便用小刀將虎肉 切成薄片 用劍尖叉好 在火上烤熟 就上鍋魁胡亂一吃 元兒嫌口淡 又取出了一些熟臘肉巴 和兜兜鹹菜來 下兩人越吃越香 吃了一頓大飽 才行收拾上路 二人祇早餐飲飲了一頓山泉 入谷之時 山麓曾有小溪 因為不渴 所以未飲 這半日功夫 經行谷中 雖未見水 因不思飲 也未留意 這餓後大嚼 所吃的東西 像虎肉鍋魁辣鹹菜 無一不是乾燥逗渴之物 還未吃完 便覺口中有些發乾 先是因為二人連日走到那裡



都遇見溪澗泉瀑 並不着急 以爲走上路 前面自會遇着 誰知走了個把時辰 兩山林木 雖是茂密 泉源却無一個 再加上蜀中天暖 秋陽猶烈 又從幽谷陰涼地裏出來 走入陽光之下 身一發熱 口裏更乾 真是奇渴離耐 祇急得元兒在前面 一會迸上這面山巖 一會迸向那面高岡 到處尋找溪澗泉源 總尋不見 一會又奔回來 替了挑子 由甄濟前面去找 二人是越着急 越出汗 口裏似要冒出烟來 漸漸有些頭暈心煩 比起昨日身臨絕險 飢疲交加 還要難過 幸而俱是天生美質 若換旁人 早已不能行動 似這樣支持到了黃昏月上 始終未尋見一滴水 總算太陽下去 山中氣候早晚懸殊 一不着熱 還畧好些 二人俱是年輕大意 渴極尋水 祇顧前趕 不顧別的路 迤越錯越遠 毫不覺得 也未算計走有多少里數 末後乘月趕走 到了一處 兩山漸往中間擠攏 不過形勢不與午間走峽谷相似 兩山都是上尖下廣 一輪皓魄漸近中天 月明星稀 清風徐來 雲霧上升 銀光四徹 趁以竹石幽奇 峯巖雄秀 越顯得清景如繪 美絕人間 二人正苦煩渴 甄濟走在前面 忽聞遠遠泉音淅淅 因爲起初盼水太切 有時聽見松濤竹韻 也疑泉聲 及至找到 祇見老松吟風 翠竹凌雲 水却沒

有涓滴 初聞以爲又是錯聽 漸漸越聽越真 好似就在面前不遠 連後面元兒 也都聽到 趕奔上來 急問甄濟 可會聽見水響 甄濟答叫 聽是有點聽見 祇不知能找到不能 元兒急道 你真糊塗 聽得這麼真 還怕找不到 我猜這水 定離我們不遠 這付担子 就放在這裏 先找到了水 渴够丁 再回來拿 甄濟道 裡面盡是吃的 要遇見野獸 來吃了去 才糟呢 你如也挑不動 我們把東西都聚在中間 抬着走吧 元兒道 這半天功夫 連個狼兔 通沒遇見 但這會有野獸 我不是挑不動 祇是壓得和你一樣 有點肩疼 又加渴得心煩 既怕丢了 還是挑了走吧 這點東西 還用人抬 那就快走吧 二人水雖尚未到口 這一有了希望 不由精神大振 口裏祇管問答 脚下却走得飛快 元兒還催甄濟先走 甄濟却說 二人俱在患難之中 應該有福同享 現在水聲越近 知在前面無疑 反正也要到了 同飲 何必忙在一時 元兒道 我却不像你這般迂法 如這會不該我挑 我便趕向前面先喝去 甄濟聞言 便要接過挑來 讓元兒趕到前面尋水 先飲 元兒却又不肯 答道 你祇一點點東西 却累你分挑一半時候 適才已然講好 祇顧叫我一個人便宜 什麼好兄弟 到底水還沒看見一滴呢 那能就定了準

你要和我同飲也可 你倒是先到前邊去看看清呀 誰還說你偷腥先吃 你又不是丫頭娃  
二人正在說笑 元兒倏地歡叫一聲道 在這裏了 隨說忙將担子往山麓一放 一縱步便往  
上坡上跑去 甄濟隨元兒跑處一看 離地兩三丈山脚腰處 橫着一條白線 月光之下 彷彿  
一條銀蛇閃動 不由喜出望外 也隨着一墊步 往上縱去 元兒已在地上捧了兩下 因水太  
薄 沒有捧起 站起身來 順着那條銀道 往高處便跑 原來那道銀線 正是從前面流來數  
寸粗細的一道山泉 流行之處 正是橫生在山脚腰上 一根二尺來寬的天然石壩 當中又微  
微有點凹 水雖急而不多 蜿蜒曲折 環山而流 遠看真和一條細長銀蛇一般 元兒也是正  
行之間 猛一眼望到山坡上面 正趕那水流到一塊凸出的石頭上 一個激 飛濺起來 月  
光之下 恰似灑起一把銀花 元兒定睛一看 照連日月夜 所見泉瀑 已然看慣 知是山泉無  
疑 連忙奔了上去 忙着用手去捧 那水祇有三四寸寬 那石壩凹處祇有寸許來深 元兒究  
竟是生長富厚之家 本嫌地上淺水不乾淨 捧了兩下 沒捧起 覺水很涼 知道近處必有泉  
瀑 便站起身來 順水流處的源頭跑去 跑沒二里 便見半山坡上 有一峭壁當前 忽聞琤琮

轟隆之聲 宛如敲金戛玉 洋洋盈耳 一股粗有碗口的水柱 從離地數尺高的巖壁縫中 激迸出來 斜射到離壁丈許遠近的一個石槽裡面 那石槽是長圓形 想是本來沒有 日受急湍衝射而成 最深處的槽心 才祇二三尺 那裏存得住大量的水 那水一經射落槽中 便激騰上來 再落到槽外地上 順山形化着無數道大小匹練銀蛇 往四下流去 元兒先前所見 便是一股最細的 石槽大小數尺 四面水氣蒸騰 廣有丈許 圍着一團 都是濺玉噴珠 星花飛濺 低昂如一 水氣中那股山泉被月光一照 宛如半截銀龍 籠似輕綃霧縠 轟轟發發的瀑吼 水珠擊石的碎響 與那草際裡潺潺幽咽的繁聲 融成一片 又宛如黃鐘大呂之中 雜以笙簧細樂 真是又好看 又好聽 再加上寒泉清冷 人未近前 已有涼意 被水氣一侵 不必牛飲而甘 已自減了一大半煩渴 元兒耳聽泉籟 目貪佳景 祇喜得手舞足蹈 站在水霧外面 不住叫好 也忘了此來則甚 一會甄濟趕到 見元兒還未動手 便道 你怎還不取水喝 莫非還等我麼 元兒笑嘻嘻道 那個等你 這水太好了 說罷 將手伸入霧裡 水未够着兩袖已自透濕 甄濟道的這那裏吃得到咀 元兒又要往那發源的壁下去接 甄濟又道 轟

勢這樣急 那裏還是不行 白把衣服濺濕 流在地下的又不乾淨 這裡來吧 說吧 挑了一處 濺出水氣外面的幾股尺許高 時低時昂的細泉 用手抄起 先洗了洗手 再兩手合攏捧起來飲 元兒也如此施爲 直喊真好 水又甜又涼 二人飲未幾口 上半身已是濕透 元兒又嫌喝不盡興 一賭氣站起身來打算回去取東西來盛 猛一眼看到身後山坡上 有一大洞 正對那發水的巖壁 洞前還有一塊巖石突出 形如平台 連忙止步 將身縱了上去 看了一看 高叫道 今晚我們有好地方住了 說罷 也不俟甄濟答言 飛身而下 往來路便跑 甄濟見元兒渾然一片天真爛漫 再加上天生異稟奇資 不由又愛又美 知他去取行囊 必想在洞中住宿 看也沒有看清 便定主意 萬一藏有虫蟒野獸 豈非禍事 便將身畔水種取出 尋了些枯枝點燃 一手拔出寶劍 到了洞前一看 果然形勝奇秀非常 見洞口甚寬 入洞一看 不但寬大平坦 石壁潔淨 裡面還有二個洞口 進去却是一間經過人工佈置的石室 還有兩張石床 石几丹灶俱全 更是喜出望外 看完出洞 遠望元兒 挑着担子奔來 一到面前 便高聲問道 我見你持火從洞中出來 適才沒顧得細看 洞果乾淨麼 甄濟笑道 也沒見你這樣火炮皮

氣看也後看清 知道裡面有虫蟒野獸藏着沒有 也不商量一下就忙 告訴你說 你進去  
了 還更要把你喜歡壞了 元兒忙叫快說 一面放下担子 便要往洞前石上縱去 甄濟笑答  
道 忙什麼 現在肚子有點餓 我們趁月色 先弄吃的下肚 邊吃邊說吃 吃完再看去也還不  
遲 說時剛要去拉元兒 元兒已縱到那石台上去 正揀起甄濟那束殘餘的枯枝 要取火種來  
點 忽然朝下高叫道 大哥快來 你聽這是什麼響 甄濟側耳一聽 祇覺那水聲聒耳欲震  
先並未聽出什麼 以爲元兒在上面 聽見什麼虫豕的鳴聲 縱身上去 問在那裏 元兒手指  
前面遠處說道 你看那又是什麼 這樣亮法 甄濟向元兒手摺處一看 祇見相隔約有二里之  
外 兩山之中 有一道橫的白線 似在往前移動 漸漸由短而長 一會不似往回退 轉眼之  
間 又伸出好多 適才在下面 因爲離山泉太近 爲泉聲爲亂 二則那白線也越來越近 耳  
中祇聽得一片轟轟發發之聲聲 恍如萬馬千軍殺至 山鳴谷應 甚是驚人 同時那白東西  
已不能稱他爲線 月光下看去 簡直如一條雪白的匹練 拉長開來一般 正在驚疑 猜不出  
那白的是什麼東西 元兒忽然失聲道 莫不前面是條大河吧 甄濟聞言 再仔細定睛一看

不由大驚失色道：「前面出蛟，山洪來了，這可怎好！一言未了，那白東西已自捲到二人脚下，不遠前面潮頭，高有數丈，澎湃奔騰，聲如雷轟，波翻浪滾，洶湧排盪，近山麓一帶的林木石塊，挨着一點，便被急浪捲了去。隨着浪花四散飛舞，轉眼之間，水勢便長有十多丈上下，二人安身之處，已在半山腰上，就是那股山泉，也離下面約有數十百丈高下，還不至於妨事，祇是來去的路，都被洪水所淹，進退兩難。幸而未在中途遇上，這要是像往長一般，在山麓巖洞過夜，如果蹣到，連死都不知怎麼死的。」元兒先還當作奇觀，祇願觀看，及見轉眼之間，平地水深十數丈，波瀾壯闊，聲勢滔天，又一想到來去的路，都為水斷，才着起急來。想到下面行囊，忙着去取時，忽聽甄濟在下面喊：「兄弟快接，風雨立刻就來，還得預備火呢。」原來甄濟看出山洪發蛟，深恐行囊被水冲走，或淹濕，早數步縱身下去，好在東西不多，相隔又不甚高，一件件從竹竿上取下來，往上便丟。元兒一一接着，頃刻便完。甄濟忙縱身上來說道：「快把東西運入洞去，趁月光未隱，多拾松枝，不管他枯不枯，我用劍砍，你便用手去拾，越多越好。」一路說，早將東西運入洞內，忙着去斫拾松枝，二人都是力大手快，不一會便拾

不少 這是狂風大起 水嘯如雷 連對面說話 都得大聲 二人還想再多拾點時 忽見月色一暗 抬頭一看 已然隱入烏雲之中 依稀祇見一些圭稜 甄濟不及說話 拉了元兒 往洞中便跑 剛一進洞 元兒一脚 正踹在一堆松枝上面 正要拿腳踢開 倏地一道電閃 在腦後亮了一亮 接着便是隆打一聲 一個震天價的大霹靂 打將下來 震得那座山地 都似在那裡搖幌 那大雨便似冰雹一般打下 二人連忙撥開洞口松枝 跑入洞去 取出火種揀了幾枝枯而易燃的 先行點好 拿上 元兒一見外洞 已是心喜 再一到裡面 那間石室 更是喜得連當前憂危 全都忘却 請甄濟拿着火把 在石床上 打開包袱 和提籃 先將燭取出點好 然後將行囊舖在床上 又將吃食 和應用的鍋取出 說道 今晚雷雨 少時必定天涼 且弄點熱水 煲碗炒米下乾糧 省得乾巴巴的 甄濟聞言 也自高興 端了那小鍋便走 說道 這取水的事 你却不行 你生火吧 元兒將火升起 甄濟才一手端鍋 一手夾了衣服 赤着上半身進來 身上并未怎樣沾濕 元兒聽外面雷聲 仍是緊一陣 慢一陣 轟隆吧打 打個不休 雨勢想必甚大 便問接點雨水 怎去了這一會 甄濟道 你那知道 這雨水那裡能吃 吃下去 包你生病 我仍



接的山泉 適才因見那雨偏東 這洞外巖石 恰好是個屏蔽 況且這頭一陣雨 大而密 幾點灑過便完 到是天黑 看不見路 須等有雷光閃過 才能辨路往下跳 偏巧陣雨已止 我反正躲脫了衣服去的 率性跑到泉水頭上 順手抄了一滿鍋 依還借電光照路上來 剛到洞前 大雨便傾盆而下 總算便宜 我那年隨家父在貴州山裡打生苗 也遇見過一次出蛟 却比今日要小得多 所以看得出一些勢子 那次水却是蛟一出過便退 不知這次怎樣了 元兒隨手將鍋接過 坐在火上 笑道 先時我們想一點水都沒有 如今到處是水 又恨他了 喜得還有這麼好一座山洞 不然才糟了呢 甄濟一面穿衣 隨口答道 洞到是好 祇是門戶太敞 遇上天黑雷雨 又無法搬石堵門 睡可不能都睡熟呢 正說之間 元兒嫌那松枝太長 正拔出甄濟的寶劍劈斫 偶一回身 猛一眼看見一個似人非人 渾身漆黑 長着一對綠黝黝眼睛的東西 當門而立 伸着兩着毛臂 似要進來 攪人而噬 黑影中看去 無殊怪魅 分外怕人 不由大吃一驚 因為甄濟就站在那東西的前側面不遠 口裡喝得一聲大哥快過我這裡來 身子早已如飛縱將過去 朝那東西當胸一劍 當時用力大猛 覺着浦刺一聲 似已穿

陶透過耳中祇聽那東西負痛的一聲慘叫，掙脫寶劍如飛逃去。接着便聽洞外崖下似有重東西擊的響了一下，甄濟雖祇看見一點後影，沒有看情面目，也不禁嚇了一跳。黑暗中之中，那敢出外觀看，祇率劍不離手，二人替換飲食，在室內戒備罷了。甄濟終恐一個不留神睡着，想了半天，見那兩個石床和那石几，均可移動，床如豎起來，正好將門堵上，等了一會，始終不見那東西再來，二人吃完之後，便合力將床移了一架過來，將石室的門堵好，上面再放上那口小鍋，估量那石床，足有千斤以上，又是方形，虎豹也弄他不到，萬一有警，也可聞得鍋聲驚醒。室中松枝尚多，無須到室外再取，將火添旺，燭也不熄，一人持劍守夜，輪流安睡。先是甄濟醒了一陣，醒來見室中昏黑，喊了兩聲元弟，不見答應，心內一驚，連忙起身，摸着火石毛紙，點燃一看，元兒坐在石几上面，業已靠壁睡着，一手拿着寶劍，一手拿着一根松枝，俱都垂在地上，石灶上蠟淚成塔，爐火無溫全都冰熄，正想呼喚，元兒也同時驚醒，見室中有一點火星影子移動，剛喝得一聲甄濟已出聲相應。元兒道：「大哥你不去睡，却在黑暗中摸索，我差點沒拿你當了鬼怪，這爐火是幾時熄的。」甄濟笑道：「你守的好夜，幾時

熄的還來問我適才叫你先睡你却非讓我不可我睡了你也睡着這般粗心大意連喊你都喊不醒喜得沒響動說時見手上火紙將熄便取了一根松柴點上元兒笑答道我記得也守了好些時見你睡得太香想是連日太累不忍心喊連添了三次爐火和兩枝燭末一次又添火時不知怎的一迷忽就睡着了這石洞真奇怪也不覺冷肚子有點餓呢甄濟道照你這一說莫不是外邊天已大亮了吧元兒道對了我帶的那燭俱是從成都買來的上等心蕊堅燭在家夜讀時節一枝要點好幾個時辰我又睡了一會這洞裏昏黑我們把石床搬開看看甄濟道你先不忙把火燭都生好點燃再說知道外面有什麼東西伏着沒有當下二人一齊動手將石床輕輕搬倒站上去探頭出去一看外面并無動靜洞口已露天光才將石床放向一邊一同走了出去未達洞口便聽濤鳴浪吼響成一片出洞一看山下面的水已齊山腰濁浪如沸黃流翻騰石壁下那一股飛瀑山洪暴發之後分外肥大天上陰雲密佈細雨霏霏遙山懸影遠岫雲低左近林木都被煙籠霧約到是近山一片經昨晚大雨冲刷之後越顯得沙明石淨壁潤苔青景物清華別有一番幽趣二人見水勢未退去

路已阻 小雨還下個不住 天上沒有月光 也辨不出時光方向 知道一時半時 不能起身 正在焦急 猛一眼看到脚底石地凹處 聚着一汪血水 想起昨晚怪物 元兒記得昨晚 一劍彷彿當胸刺過 跟踪到了巖下一看 那有怪物影子 後來找到近水坡旁沙凹裏 同樣也有一汪血水 猜着那東西負傷落水 也未在意 恐雨濕衣 又覺飢渴 便同回洞內 取了銅鍋抄了一鍋水 甄濟凡事慮後 看目前形勢 前途茫茫 恐多費了應用之物 取水煮好之後 便對元兒道 山柴取之不盡 雖說經雨濕些 好在昨日所取甚多 足够數日之用 不防常日點旺那燭要防緩急 祇可點此一枝 不可多用 燒肉不能經久 暫時還是拿他充飢吧 元兒先就開水 將餘剩的炒米泡來吃了 然後取了一塊虎肉 到水中洗淨 因嫌肉淡 打開了一隻兜兒鹹菜 將虎肉一切 放入鍋內 一同煮熟 鍋小煮不得許多 又切些在火上烤 二人受過方氏弟兄傳授 所携虎肉 全是極肥嫩之處 少時便都爛熟 吃完了的 再吃烤的 又將昨晚取出來還未吃完的鍋魁 泡在肉湯內來吃 那鍋魁連經數日 非常堅實 經這鹹菜虎肉湯一泡 立時酥透 再加湯雖肥鮮而不膩 湯的鹹菜又脆 又帶點辣味 真是其美無窮 直吃得一

餘瀝都無才罷 元兒笑道 往常在家裡 吃雞湯泡鍋魁 那有這等好吃 這都是鹹菜的功勞 那鍋魁也還有幾十個 攪得久 太硬了 也不好送人 今晚還照樣吃吧 甄濟道 照你這麼說 不再打走的主意了 元兒笑道 你不說一半天走不成嗎 這般好的地方 如非尋師學劍 各有正事 要像往常和父親遊山一樣 我真捨不得走呢 此去如蒙朱真人收留門下 不知金鞭崖風景 比這裡如何 我如萬一學成劍術 和我姑父一樣 非到這裏來隱居修道不可 祇可惜沒個名兒 我們可不代他起一個 口裡也好有個說頭 甄濟道 看此洞設備俱全 所有石床石几丹爐藥灶 無不溫潤如玉 以前定有世外高人 在此修真養性 豈能沒有一個洞名 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 元兒道 他有他的 我們起我們的 這還怕什麼雷同不成 依我想 這洞背倚危崖 下臨峽谷水 又有飛泉 映帶成趣 可稱三絕 話未說完 甄濟便搶說道 絕字不好 況且那峽谷之水 原是由山洪爆發 莫看水大 說收就收 乾得鱗鱗俱無 再說濁流滔滔 也不配稱一絕 若在那飛泉上想主意命名 到還有個意思 元兒道 單從飛泉着想 不能概括 此洞形勝 我看峽水雖是渾濁 到也壯麗 不可不給他留個好名字 你既嫌洞名三絕不

好莫如我們將幾處風景 挨一挨二 都給他起個名字 豈不是妙 記得昨日我們原是渴得  
心煩 到了泉水底下 水還沒到口 便覺心身爽快 遍體清涼 那有飛泉的石坡 就叫他作滌  
煩坡好麼 甄濟叫好道 這名字到想得好 彷彿十志圖裏 也有這麼一個名字 且不管他 那  
坡既名滌煩 那飛泉像半截銀龍 籠上薄綃 就叫他做玉龍瀑如何 元兒道 玉龍瀑到像 也  
恐與別處重複 我們昨日到來 已是夕陽在山 飢渴疲乏之極 忽得佳山佳水 洞前那片巖  
石 就叫作夕佳巖如何 甄濟道 古詩原有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之句 這名字真起得好  
也從未聽見過 想來不致與人重複 到是這洞 須要想個好名字 才相稱呢 元兒聞言 也不  
作聲 坐在石床上 祇管伏首沉思 忽然跳起身來笑道 有了 這洞恰好面北 就叫他作延壽  
洞吧 甄濟道 語意雙關 好到是好 自居羲皇上人 未免自大了些 那峽谷數十里遠近 并無  
樹木 可見山洪常時暴發 起落無定 大漠有無定河 這裏有無定峽 到也不差 現在名字 俱  
已想好 以此爲定 不必再費心思 長安雖好 不是久居之地 肚子已然喂飽 還得設法算計  
出路才是 說罷 二人携手同出洞外 見細雨雖止 風勢却大 狂飈怒嘯 濁浪翻飛 遠近林木

叢莽 被風吹得似波濤一般 起伏搖舞 山禽不鳴 走獸潛踪 天陰得快要低到頭上 沒有日色 也不知道時間早晚 耳觸目過 盡是淒涼幽暗景色 元兒涉世未深 雖然也有許多心思 愁腸 想一會 也自放過 甄濟却是身遭大變 父母存亡未卜 前路茫茫 連日歷盡憂危 又遇上這種蕭條景色 益發觸動悲懷 心酸不能自己 元兒見他雙目含淚 明知是惦記他父母吉凶禍福 但是每一勸慰 越發勾動他的心懷 祇得故意用話岔開道 我們現在爲山洪所阻 不能上路 這山頂上面 昨天天黑風雨 沒顧得上去 趁此雨住 何不上去看看 也許能繞走過去呢 甄濟因昨日看過日影 又在最高之處觀查過 那山形斜灣 與去路相反 除由水面上越過對面的峭壁高崖 或者能尋出一條路外 要由這山頂上 繞上前路 勢難辦到 峽谷水面 又闊又深 二人都不會水性 即使伐木橫渡過去 對面的巖壁 那般峭拔 也難攀援 如溯峽而上 縱會像苗人一般 能在水中行使獨木之舟 那種湍流急浪 也決難駕木前進 救親心切 明知事太重大 未必有濟 總恨不能早早覓着銅冠兒 求問個決定 才得死心 偏偏一入山便把路走錯 又爲水困 就算找到百丈坪 還不知由那邊到金鞭崖 要過多少阻

難 正在愁思無計 聽元兒一說 心想反正路已走錯 此時被水隔斷 不能動身 上去看看也  
可 當下二人便一同往上面走去 這山下半截是個斜坡 越往上越難走 雨後路溼又滑 沙  
中蓄水 常時將足陷在裡面 上走還未及三分之一 忽然山頂雲生 煙嵐四合 霧氣沉沉 漸  
漸對面看不清人的眉目 恐爲雲霧所困 祇得敗興回來 并坐在洞前巖石上 互相勸勉 談  
了一陣 山雲終始未開 峽谷中的洪水 反倒漲大了些 二人無計可施 坐有好些時 直到二  
次腹飢 回洞弄完飲食 天才真黑了下來 這一晚照舊用石床閉門 輪流安睡 由此困居洞  
內 不覺數日 二人接連想了許多主意 俱行不通 那水始終未退 風雨時發時止 天氣終日  
陰晦 連元兒也厭煩起來 甄濟更不必說 且喜吃的東西 還帶得多 洞中又溫暖如春 不愁  
饑寒 否則那堪設想 最後一日 元兒因聽甄濟之勸 珍惜蠟燭 不敢多點 白日不必說 就是  
夜間 也不過將爐中的火 添得旺些 二人目力本好 尤以元兒爲最 日在暗處 不覺視爲故  
常 漸漸不點火 也能依稀辦得出洞中景物 也是合該元兒有這一番奇遇 那洞內石榻 原  
是兩塊長方大青石 有兩三面 是經人工削成 一大一小 先時元兒和甄濟 輪流在小石榻



上睡眠 用大的一隻移來封閉洞口 自第一日遇怪後 始終沒有發現 三四天過去 甄濟見元兒貪睡 每次醒來 他總是在爐旁石几上睡熟 輪到自己守時 也往往不能守到終局 竟自睡去 同在天明時醒轉居多 既幾晚沒有動靜 頭一晚的怪物 想必已負傷死在水裡 從第五晚上起 二人一商量 反正誰也守不了夜 不如改在石榻上同睡 省得白受辛苦 勞逸不均 過了兩天 又嫌那大石榻太重 移起來費勁 改用那個小的 當晚二人便睡在大石榻上 將那小的石榻 移去封閉洞穴 睡到半夜 元兒獨自醒轉 雖不知洞外天亮了未 心裏還想再睡片時 偏在這時 想起心事 此次舅父母家中遭事 父親因是至親骨肉 恐怕連累將自己打發出門 往金鞭崖投師 學習武藝 雖然當年姑父回家 祇不過說家運今年該應中落 自己也在此時內離家 并無別的凶險 到底父親免不了許多牽累 如今自己因守荒山兩頭無着 也不知父親的事 辦得怎樣 舅父母可有生還之望 自己何日才得到達金鞭崖 倘若司明這幾日 又去探望 由親問起自己 尙未與他父子相見 豈不急死 思潮起伏 越想越煩 便坐了起來 見甄濟睡得正香 也沒驚動他 想取點鍋中剩水解渴 剛剛走到爐前 猛

見爐那邊 放小石榻的洞壁角裡 有一團淡微微的白影 心中奇怪 便將寶劍拔出 刺了一下 叮的一聲 其音清脆 白影仍然未動 先還疑是劍刺石上之音 無心中刺到別處 劍尖到處 火星飛濺 聲音却啞得多 又用劍往有白影處撥了兩下 除聲音與別處不同外 空洞洞並無一物 也就不去管他 回到爐旁 去尋水時 才想起那口小銅鍋 睡時已放在堵門的小石榻頂上 方要縱身去取 忽聽瑤瑤兩聲 音雖微細 聽得極真 彷彿在那壁角間 有白影處發出 心中一動 決計查看個水落石出 忙往大石榻前 摸着火石紙頭 點燃了一根火柴 往那白影處一照 依然是一面洞壁 祇那有白影處 有一個長圓形的細圈 洞壁是灰白色的 燭那裡石色溫潤 白膩如玉 彷彿用一塊玉石 嵌進去似的 拿劍尖一敲 聲音也與別處不同 一時動了童心 想將那塊玉石取出看看 叵耐玉的周圍 與石相接處 祇有一圈線細的縫 劍尖都伸不進去 便去取了一根燭來點上 放在地下 將劍往石旁洞石 試刺了兩刺 劍本鋒利 石落如粉 那玉却是其堅異常 連裂紋都沒有 想起甄濟曾說劍是家傳 能以斷玉切鐵 越猜是塊好玉無疑 再往石缺縫一看 已顯出嵌放痕跡 使用劍尖 照那長圓圈週圍

刺了一陣 刺成了比手指還寬 深有寸許的縫隙 剛住了手 甄濟已自驚醒 見元兒點起支燭 伏身地上 便問在作什麼 元兒已放下劍 將兩手伸入縫中 捏走那塊玉石的外面一頭 隨口剛答得一聲 大哥快起來 兩手用足力量 往外一拉 絲沙一聲 那玉竟整個從壁中滑出 捧起一看 竟是一塊長形扁圓的白玉映在元兒臉上 閃閃放光 甄濟連忙跳起 將燭取在手內一照 那玉長有一尺七八 圍有五六寸寬厚 一頭平扁 一頭略尖 形如半截斷玉簪 通體沒有微瑕 祇當中腰 齊整整有一絲裂縫 像是兩半接筍之處 元兒便請甄濟 將燭放在榻上 一人握定一頭 用力一扯 立時分成兩截 元兒猛一眼看到自己抱的這末一頭 中間插着兩柄劍形之物 連忙取出一看 果然是一鞘雙柄 長有一尺二三寸的兩口寶劍 劍鞘非金非石 形式古茂 喜得元兒心裡 蓬蓬直跳 再將劍柄捏定 往外一拔 噲的一聲 立時室中打了一道電閃 銀光照處 滿洞生輝 一口寒芒射目 冷氣森人寶劍 已然到了手內 祇喜得元兒心花怒放 隨着劍上發出來的光華 在室中亂迸亂閃 同時甄濟 也在元兒手內 將另一口拔出 這一柄劍光 竟是青的 照得人鬚眉皆碧 心中大喜 二人連話都說不出

口 互相交替把玩 俱都愛不忍釋 又各將那藏劍的兩截玉石一看 甄濟拿那一截 空無一物 元兒所持半截 裡面還有一片長方形小玉佩 上面刻有幾行八分字體 就剋光一照 乃是聚螢鑄雪 寒光耀目 寶之寶之 元爲有德 四句銘語 另有大明崇禎三年 正月穀旦 青城七靈修士天殘子 將遊玄都 留贈有緣人 一行十餘字 書法古茂淵淳 像是用刀在玉石上寫的一般 那兩口劍柄上 也分別着聚螢鑄雪四字 二人把玩了一會 元兒忽然笑着臉說道 大哥我的一口寶劍 太不中用 那日刺虎 祇一下就斷了 正愁沒兵器用 如今難得尋見這麼好的兩口寶劍 就給了我吧 甄濟聞言 略頓了頓 答道 這劍本是你尋着的 又是一鞘雙劍 分拆不開 當然歸你才對 天時想已不早 我們搬開石床 出洞看看天色 做完吃的再說 我想那玉牌上 所刻的天殘子 必是一個世外高人仙俠之流 既留有這一雙寶劍 說不定還有別的寶物 在這洞內 幸性再細找他一找 如再有仙緣遇合 豈不更妙 元兒聞言 越發興高彩烈 當下將劍還鞘 佩在身旁 同將石床移開 因爲還想細尋有無別的寶物 也不移還原處 匆匆出洞一看 天才剛亮不久 幾日就擱 那虎肉所剩無多 二人把他洗淨 加些

鹹菜 煮熟之後 甄濟去取鍋魁來泡時 忽然發現食糧 除兩包糖食外 祇够一日之用 洞外天色 仍是連陰不開 崖下山洪 依然未退 別的小事 這食糧一絕 附近一帶 連個野兔都沒有 有如何是了 見元兒坐在爐旁 祇管把玩那峭口寶劍 拔出來 還進去 滿臉盡是笑容 聽說食糧將絕 也祇隨口應了一聲 好似沒有放在心上 不由暗自嘆了口氣 先將鍋魁折散 下在鍋內 然後說道 元弟我們食糧將盡 來日大難 雖說還有些生臘肉吧 前路尙還遼遠 這水僅自不退 雨還常時在下 吃完了飯 我們須急早打個主意才好哩 元兒仰首答道 飯後我們先將這兩間石室 細細搜他一下 今早有霧無雨 到了午後 也許太陽出來 山頂雲霧一開 我們便出去尋找野獸 祇打着一隻鹿兒 便够吃好幾天的 我不信這大一座山峯 連一點野東西都沒有 甄濟道 你自幼在家中 少在山野中行走 那裡知道野獸這東西 有起來便一羣一堆 多得狠 沒有起來 且難遇見呢 我們這幾日 除了山頂 因爲有雲 未得上去 餘下那裡沒有走到 團轉都被水圍住 幾曾見過一個獸蹄鳥跡 你總說天不絕人之路 終非善法 少時雲霧如少一些 我們的生機 也祇限定在上半截山頂了 說罷 各自吃飽 除燭

外 又點起兩枝火把 先將內外兩間石室 細細搜尋了一個遍 什麼也未尋到 甄濟固是滿  
懷失望 元兒也覺歉然 祇得一同出洞 見日光雖已出來 山頂上雲 不但未退 反到降低到  
了山腰 元兒方說上去不成 甄濟道 我想難得今日天晴 這雲到低了起來 說不定雲一降  
低 上面反到是清明的 這半截山路 已然走過幾遍 我還記得 如今逼到這裡 祇好穿雲而  
上估計過了那段走過的路程 上面雲霧如還密時 那我們再留神退將下來 也不妨事 元兒  
聞言 拍手稱善 當下二人便各把寶劍拔出 甄濟又削了一根竹竿探路 從雲霧中 往山頂  
走了上去 二人拿着兵刃 原為防備虫蛇暗中侵襲 雖知才一走入雲霧之中 猛見元兒手  
上劍光照處 竟能辨出眼前路徑 甄濟便將自己寶劍還鞘 將元兒另一口劍 要了過去  
憑着這一青一白 照路前進 越往上 雲霧越稀 頃刻之間居然走出雲外 眼望上面 雖然險  
峻 竟是一片清明 山花如笑 嵐光似染 還未到達山頂 已覺秀潤清腴 氣朗天清 把連日遭  
逢陰霾之氣 爲之一祛 祇是鳥獸絕跡 依然見不着一點影子 及至到了山頂上一看 這山  
竟是一個狹長的孤嶺 週圍約有二十餘里 四外俱被白雲攔腰截斷 看不見下面景物 二人

終不死心 便順着山脊 往前尋找 走有四五里 忽見嶺脊下面 雲烟聚散中 隱現一座峯頭 峰頂高與嶺齊 近峰腰處 三面凌空筆立 一面與嶺相連 有半里路長寬 一道斜坡 坡上奇草蒙茸 雖在深秋 甚是豐肥 二人行近峰前 正對着那峰展望 元兒忽然一眼看到豐草之中 似有個白的東西 在那裏閃動 定睛一看 正是一隻白兔 便和甄濟說了 甄濟聞言便道 此山既有生物 決不至一個兩個 我們切莫驚跑了他 當下二人便輕手輕腳 分頭掩了過去 元兒走的是正面 甄濟却繞走到了峯上 再反身來堵 元兒先到 離那白兔 祇有丈許遠近 那兔原是野生 從沒見過生人 先並不知害怕 睜着一雙紅眼 依然嚼吃青草 也未逃避 原可手到擒來 偏偏元兒性急 見那兔甚馴 兩脚一使勁 便往那兔撲去 忘了手中的劍 未曾還鞘 捉時又想生擒 落地時節 微一遲疑 那兔被劍上光華 映着日光一閃 吃了一驚 回轉身便往峯上逃去 元兒一手捉空 連忙跟踪追赶 迎頭正遇甄濟對面堵來 伸手便捉 那兔兩面受敵 走頭無路 倏地橫身往懸崖下面縱去 這時崖下的雲 忽然散去 二人趕到崖前一看 崖壁峭削 值下百十丈 崖腰滿生藤蔓 下臨洪波 那兔正落在懸崖數丈高下

的一盤藤上 上下不得 不住口的悲鳴依了元兒 原想捨了那兔 另外尋找 甄濟却說 這是個彩頭 捉了回去 也好換換口味 說時便想援藤下去擒捉 元兒因見那兔 陷身藤上 不住悲鳴 不但沒有殺害之心 反動了惻隱之心 這幾天功夫 已看出甄濟脾氣 知他下去 那兔必難活命 勸說也是無效 打算自己下去 將那兔擒了上來 然後假作失手 再將他放走 便和甄濟說了 將劍還鞘 兩手援藤而下 身還未到藤上 便見那兔悲鳴跳擲 在盤藤上亂竄 元兒越加心中不忍 剛一落脚 那兔又順着藤根 往下繞去 元兒覺着腳踏實地 定睛一看 存身之處 乃是一塊大約半畝的崖石 藤蘿虬結 苔蘚叢生 方以爲那兔墜入崖下洪波必難活命 耳邊忽聞兔鳴 將身蹲下 手扳藤蔓 探頭往下一看 離石丈許高下 也有一塊突出的盤石 比上面這塊石頭 還要大些 那兔好似受了傷 正在且爬且叫 心想這樣崖腰間的兩塊危石 那兔墜在這裡 上下都難 豈不活活餓死 一看身側 有一根粗如人臂的古藤發根之處 正在下面石縫之中 便援着那藤繞了下去 一看 石壁上藤蔓盤行 中間現有一個洞穴 再找那兔 已然不見 猜是逃入洞內 安心總想將那兔救走 便拔出寶劍 往洞中走



進 那洞又深又大元兒走沒幾步 忽聽甄濟在上面 高聲呼喚 回身時只見洞角黑影裏 有一發光的東西 拾起來一看 正是那日在百丈坪斬蟆獠以前 看見火仙猿司明 用來折桃的暗器 不但形式一樣 還有司家的獨門暗記 心中奇怪忙喊大哥快下來 看看這個東西 甄濟在上答道 那兔既然跑掉 兄弟就上來吧 祇管下面留連則甚 元兒便將下面危石之上 有一洞穴 在裏面拾着司明飛弩之事說了 甄濟聞言 便叫元兒稍候一會 先從上面拾了一些乾樹枝 擲了下去 然後也學元兒的樣 搜藤繩落 要過元兒所拾的暗器仔細一看 便道 這東西一點鐵鏽都無 分明遺留不久 洞穴外面危壁峭削 藤蔓叢生 上下俱有怪石遮掩 不到近前 人不能見來此的人 決非無因飛至 我們入山以來 總是悶在鼓裡亂走 一連這麼多日子 如今又被水困住 說不定誤打誤撞 成了巧遇 也許這裡就離他們住處不遠了呢 元兒連贊有理 這一來平空有了指望 好似山窮水盡之際 忽遇柳暗花明 俱都心中大喜 那裡還顧得到那兔死活 一路端詳地勢 決定先往洞中一探 走不通時 再往附近一帶尋找 各人將折來的樹枝點燃 持在手內 另一手拿着寶劍 往洞中走去 邊面石路到

還平坦。祇不時聞見腥味。和大鳥身上落下來的毛羽。走有十來丈深處。忽見呼呼風聲。火光影裏。似有一團大如車輪的黑影。對面撲來。甄濟一見不好。忙喊元弟留神時。那團黑影已從元兒頭頂上飛過。祇聽咕的一聲怪嘯。直往洞外飛去。二人手中火把。已被那東西帶起的一陣怪風撲滅。元兒方說那東西飛臨頭上。被白己手起一劍。彷彿折落了一樣東西。正在點火觀看時。忽聽洞的深處。怪風又起。黑影裏似有兩點火星隨風而至。二人不敢怠慢。祇得用劍在頭上亂揮亂舞。展眼之間。那東西二次又從二人頭上飛過。劍光照處。似是一隻大鳥。待了一會。不見動靜。這才打了火石。點燃樹枝一照。那頭一個被元兒斫落的。乃是尺許長半隻鳥腳。爪長七八寸。粗如人指。其堅如鐵。拿在洞石上一擊。立成粉碎。幸而寶劍鋒利。閃避又急。否則人如被他爪上。怕不穿胸透骨。二人見了。俱都該然。越發不敢大意。又往前走有四五丈遠近。才見洞壁側面。有一丈許寬的凹處。鳥線皮毛堆積。厚有尺許。知是怪鳥的巢穴。甄濟因洞中已有這種絕大怪鳥潛伏。定然無人通過。司明的暗器。也決非自己遺失。想是用他打那怪鳥。從遠處帶來。不由有些失望。前進無益。主張回上去。在附近

一帶尋找 元兒因百丈坪兩處走去相通 以爲這裏也是如此 不肯死心 還要看個水落石出

甄濟強他不過 祇得一同前路 走沒幾步 前面便有無數鐘乳 上下叢生 礙頭礙脚 越前

進越密 後來宛如屏障 擋住去路 元兒便用劍一路亂斫 雖然應手而折 可是去了一層 又

一層 正不知有多厚多深 這才相信 這洞亘古以來 無人通行 又經不住甄濟再三勸阻 祇

得出洞 往回路走 剛一出洞 便見一條尺許白影 往上飛起 定睛一看 正是適才追的那隻

鬼子 心想適才見他 已然跌傷 走起來那費勁 怎麼一會功夫 丈多高的危崖 竟能縱了上

去 正然存思 忽見縫藤蔓中有一片半開荷葉 心中生着三朵從沒見過的野花 顏色朱紅

有兩朵花心上 各生着一粒碧綠的蓮子 紅綠相映 鮮艷奪目 因爲忙着上去 探尋司明的

下落 也未告訴甄濟 略一過目 各自援藤而上 這時天已不早 二人將周圍附近 全都找

遍 也沒見一絲跡兆 眼看落日啣山 暝色四合 祇得回轉延羲洞 準備明日一早再來 且

喜雲霧早已收淨 天氣清明 雖未尋見司明 總算有了一線指望 回洞吃完一餐 乘着月色

又在洞外夕佳巖上 商量明日探尋的步數 互相拿着那隻鳥爪把玩了一回 也未識出那

怪鳥的來歷 直坐到將近半夜 方行回洞安眠 次日一早起來 出洞一看 崖前水勢 雖然未退 天氣却晴朗 山頂上連一點雲霧都沒有 秋陽耀耀 曳紫縈青 初用顏色染了一般 值是清風氣爽 景物宜人 二人見天好心中一喜 也無暇留覽山色 匆匆弄了點吃的 便往山頂上跑 這一日之間 差不多尋找了好幾處地方 巖岫洞河山巒幽谷 除昨日拾的那件暗器外終沒找出一點的痕跡 直到下午又繞回對昨日遺兔所在 甄濟料定昨日所拾暗器 是司明用他打鳥 被鳥帶來 人絕不在近處苦尋無用 元兒道 這山頂地方 我們還未走完 那便斷定是絕望呢 水不退 我們左就離不了此山 無路可走 閒着還是閒着 碰巧尋出點因由 豈不似好 甄濟因今日又是失望 不但人率性連昨日所見白兔都沒有影 糧食將完 不由又急又煩 元兒本還想到不面中洞一探 見甄濟悶悶不樂 祇率回去 由此一連四五日 天氣都異常晴美 祇水未退 二人的食糧 雖經再三樽節 已經剩了一小塊生臘肉 和一包糖食了 眼看無法 甄濟見洞下洪波中 時起水泡 彷彿有魚 猛想起了條生路 祇苦於沒有釣具 便削了一根木叉 扭了兩根竹竿 從包袱繩上 抽下兩根麻來搓成了線 又把元兒

的針要來 用火烤了弄彎 做了鈎子去往崖邊垂釣 元兒一心想尋司明 不耐煩做這些細事情 便和甄濟說了 由他自己垂釣 自己仍往山頂尋找 甄濟因他幫不了 時常在旁高聲說話 反容易把魚驚走 便囑咐道 這般好山 鳥獸極少 必有原因 來的一晚 又要遇那麼一個怪物 雖然以後沒有發現 說不定有什麼利害東西盤踞 去時務要小心 天色一近黃昏 即速回來 元兒應了 便帶了那雙劍 值往山頂跑去 因為自幼把仙人居山洞的傳說藏在心裏 有了先入之見 日前發現那藏有怪鳥的大洞 沒有窮根究底 終放不下 一上山 便值往那孤峯跑去 行近峰前崖壁 正要攀藤而下 忽見崖壁下面 竄起數十團黑白影子 定睛一看 乃是七八隻兔兒 有黑有白 快伸手去捉時 那兔俱都行動如飛 身子和凌空一般 一竄就是十幾丈高遠 迥不似初見時 那般神氣 轉眼都沒了影子 元兒那快身手 竟未赶上 心中奇怪 心想野兔看過多次 那有這般快法 莫非這些 都是仙兔 想了想 便往下面降落 剛落到第二層盤石上面 猛見藤蔓中 又竄起一隻兔 口中含定一個紅紫色的東西 見了生人 一聲驚叫 倆脚一起 往上便縱 元兒一把未撈着 被他縱了上去 那紅紫的東西

却從那鬼的口中落下 低頭一看 乃是一個果子 業已跌破 香氣四溢 元兒見那果 形甚奇特 雖不知名 看去甚爲眼熟 拾起一看 那果外面紅紫 形如多半截葫蘆 破口之處 流出比玉還白的漿液 清香撲鼻 元兒把果皮撕開 內瓢却是碧色 內與荔枝相似 中心包着一粒墮圓形 比火還紅的核 用舌一舐那漿 味極甜香 試一嚼吃 立覺齒頰留芬 心胸開爽 知道近處 必然還有 忙從藤蔓中一找 猛見半片碧綠鮮肥的蓮葉 正中心還留着一枝同樣的紅紫色果子 正是那日首次探洞出來時 所見的異果 祇是果的顏色 略變了些 當時因爲甄濟催促 忙着回轉延羲洞 祇心中動了一動 回去商議尋找司明 也忘了說起 不料這果子 却這等好吃 當時便採摘下來 果子剛一到手 那包果子的半片蓮葉 忽然自行脫落 脫落處還有一痕蓮芽 彷彿要隨着那落的一片 繼續生長似的 元兒見蓮葉一脫 那異草祇剩了數寸長一根秀莖 本想將那枝異果帶回佳崖與甄濟兩人分吃 不知怎的 一時口饞 忍不住 輕輕咬了一口 這一枝原是主果 味更清腴 皮微一破 那汁水便流了出來 元兒恐汁順咀流去 再輕輕一吸 便吃了個滿口 立覺嚐着一種說不出的清香恬美 心想也許旁處還

有 幸性吃了他吧 當下連皮帶肉 吃了個淨盡 祇剩下先後兩枝果核 那果雖是比鐵還堅 含在口內 滿口生香 不捨丟棄 把一枝仍含在口內 一枝藏在懷中 再往藤臺中 細一 找尋 不但沒再見 往這一會兒功夫 連先見那株 也都枯死 元兒實尋不着 方後悔適才不 該口饒 偏了甄濟 因為前日探洞 曾見兩隻大怪鳥 有火也被撲滅 不如將雙劍俱都拔出 既可借他照路 防起身來 也多一層力量 便將雙劍拔出 持在手內 一路留神戒備 往洞中 進發 走有半里之遙 忽然覺着洞中景物 似比前日來時 容易看清 精神也覺異常充滿 越 發體健身輕 先不知巧食靈草 目力大長 祇說是劍上的光華所致 從來越走看得清 迥 與前日不類 試把雙劍 隱在背後 又將劍試一還匣 均是一樣 這才奇怪起來 仍還是想不 到靈草功效 反以為洞中必有仙人 憐念自己向道心誠 特地放出光明 好讓自己前進 先 時元兒還留神防備那兩隻大怪鳥 恐在暗中 為他所傷 此念一生 便抱了不到黃河心不 死的主見 越走越覺有望 高興得連那怪鳥 也未放在心上 也是元兒時來運轉 兩隻怪鳥 俱早飛出 一直過了日前所經鳥巢之下 走入亂石鐘乳之中 並未遇上 否則那兩隻怪鳥

並非尋常之物 乃是蠻荒中有名的惡物 三爪神鳥 不但生得異常高大 而且鐵爪鋼喙 疾如飄風 其力足可生裂虎豹 生苗奉爲神明 常按候節 以牛羊生人祭獻 真是猛惡無比 無論人獸禽魚 在他餓時遇上 極少生理 所幸此鳥 雖然喜居暗處 目光銳利 却是能看遠而不能看近 不到他餓時 決不貪殺 再如飛起來 是一股子直勁 總是雌雄一對同飛 人祇愁傷不了他 若內中有一個 被人或傷或死 便即飛逃出去千百里方罷 元兒甄濟 初進洞時 正遇這一隻惡鳥飛起 因爲飛行甚低 洞中又從來無有生物 未被牠看見 反被元兒 在無心中 斬去內中一隻的鋼爪 擊立時照列狂叫 往遠處飛逃 所以二人不會受傷 這且不說 那元兒過了鳥巢不遠 前面石鐘乳 上下左右 挺生垂墜 到處都是一會便到了那日所走的盡頭處 元兒見石鍾乳 雖像洞壁一樣 將去路擋住 但是夾層中 仍有縫隙 總算還有法可想 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想見仙入不吃點苦那行 便將雙劍 緊握手內 朝對面石鍾乳中心亂刺 刺斷下來成塊成截的石鐘乳 便往有空隙中投去 自己也怕刺礙手足 用雙劍齊揮 且開且走 寶劍雖然鋒利 先時走起來 也甚困難 因爲那些石鍾乳大小厚薄不一



鋒一過 碎晶碎乳 紛飛四濺 全都是極尖銳的簞子 颯臉碰上去 固要皮破血出 撞在身上 疼也不輕 腳底下到處都是斷筍殘乳 密利若齒 腳踏上去生痛仗着毅力聰明 處處留神 在這刀山劍樹鐘乳層中 開通了有里許遠近忽然鐘乳 由厚而薄 由密而稀 和進洞前所見 神氣相似 知離對面出口不遠 心中甚喜 再走幾步 居然通到一片 空地上下鐘乳 雖然 還有 却是錯著叢生 有的像一片纓絡 自頂下垂 有的像瑤晶玉柱 挺生路側 千狀百態 根透明 被青白兩道劍光 晃耀在上面 幻成無邊異彩 元兒見鐘乳縫隙 越來越寬 人可在 其中繞行穿過 無須費力開行 正在高興 猛見前面一片玄色鐘乳晶壁 阻住去路 似已到 了盡頭 試拿雙劍 往晶壁刺去 連穿通有三四尺 俱未透過 取那刺下來的碎鐘乳片塊一 看 依然是白色透明 壁間望去 却是玄色 知那洞壁 異常之厚 萬難穿過 不由坐在地下 眼 望着那片晶壁 發起愁來 歇了一會 暗道這壁既是鐘乳結成 還是不算 到了盡頭 已然費 了無窮心力 頭臉手足 刺破了好些處 如不把這座晶壁穿通 如何對得住自己 想了想 一 鼓勁 站起身來 走向壁間 舉劍便刺 那晶壁雖堅而脆 元兒開了一路 已有經驗 先用劍照

三尺方圓 圍着刺了幾下 將鐘乳震裂 然後再拿劍 把鐘乳砸成數寸大小的晶塊 撒落下  
來 隨手往後扔去 費有個把時辰 僅開通了丈多深一個深孔 仍未將那晶壁穿透 元兒渾  
身衣服 俱被碎晶刺破 算計天已不早 恐甄濟在夕佳崖懸念 回去絮聒 又不甘就此罷手  
一着急 一劍朝壁間刺去 一個用力太猛 噲的一聲 手中劍 幾乎連柄沒入 震得四外鐘乳  
紛紛墜落 元兒覺着手上一痛 拔劍出來一看 業已爲碎晶所傷 鮮血淋漓 因爲這一劍 彷彿  
劍尖沒有碰在實地 忽然有了一條生路 豈肯放過 匆匆將手在衣衿上 擦了一擦 剛要  
再舉劍 往壁上刺去 試他一試 猛有一股涼風 吹向臉上 細一觀察 竟從那劍孔中吹出 猜  
是無心中一劍 將那晶壁穿透 立時精神大振 疼痛全忘 兩手舉劍 往壁間一陣用力亂刺  
亂撥 一片琤琮瑤瑤之聲 趁着洞中回音 竟似山搖地動一般 元兒也沒有在意 刺得力乏  
略一停手 忽聞洞壁裏面 有人說話之聲 知將到達 與仙人相見 越更心喜 恰好壁間已  
刺有二三尺長方形的一圈裂縫 試拿手用力往前一推 竟自有些活動 這時後面的碎晶石乳  
已自響成一片 元兒祇顧前面 絲毫未做理會 見壁間那塊碎晶 可以往前移動 便將雙

劍還鞘 兩手用盡平生之力 往上推去 祇聽咄咄連聲 竟自適手推去有尺許進深 正在高興 竟覺那整塊晶壁 也在隨着搖動 身後轟隆之聲大作 心中奇怪 回身往後一看 一丈七八尺厚的晶壁 業已裂成大縫 四散奔墜 雖看不出洞壁外面情形如何 那響的聲音 大得出奇 知道形勢不好 猛的靈機一動 腳底下一使勁 兩手用足平身之力 按定那塊堆進去的碎晶 往前推去 人剛隨晶而過 便聽山崩地裂 一聲大震 連人帶那塊碎晶 全都墜落在晶壁那一邊 震暈過去 等到緩醒過來 覺着周身疼痛非常 低頭一看 雙劍仍在手內 劍鞘也在背後佩着 并未失落 衣服靴襪 全都破碎 對面晶壁 連同洞頂 全都倒塌 祇存身之處 有兩丈方圓 尙還完好 餘者盡是砂礫石塊 四散堆積 幸而那面晶壁 是往來路上倒 那洞壁又非全部倒塌 元兒落地之處 恰巧是未塌所在 否則元兒縱不被那面若千萬斤的晶壁 壓成肉泥 也被那些震塌下來的大石塊 砸得腦漿迸裂 死於非命了 元兒驚魂乍定 暗自尋思 適才穿過晶壁之時 曾見後面上下左右 全都炸裂 搖搖欲墜 當時仗着一時靈機 不願受傷 竄將過來 耳邊彷彿聽見天崩地裂一聲大震 晶壁想必就在那時炸裂 看神氣

連這後洞也都波及。雖未全數倒塌，去路還不致於絕望。但是來路已斷，再要回去，恐怕比來時還要難上十倍。算計天時，必然不早，時間既不允許，再說力已用盡，怎能照樣開路回去。不由着急起來，愁煩了一陣，猛想起洞壁未倒塌以前，自己正在用劍猛力衝刺之際，曾聽見洞壁這一面，有人說話的聲音，不多一會，洞壁便自塌倒，震盪過去，想必也有些時候，怎麼未見仙人接引，反到連人聲也聽不見一點。好生憂慮，事已至此，後退無路，祇率前進。再說，元兒一腦子滿想着前進，必能遇見仙人，連身上疼也不顧，竟自站起身來，尋路前進。洞這面雖說石鐘乳，不是再有，可是洞塌石崩，倒處都是阻礙，走起來也頗費事，遇有砂石較多之處，仍須用劍斫刺，用力搬撥，身上又盡是傷，腹內更是飢渴交加，走有一里多路，忽然洞逕越來越小，漸漸祇容一人，側身而過，幸而元兒身材矮小，走過半里多路，已無倒塌痕跡，洞壁完整，還能通過，正愁洞逕不通外面，猛見地下有數十點大小白光閃動，定睛往前後上下一看，前進不遠，已然無路，那白光乃是上面月光，正在洞頂缺口樹枝葉上，漏下來的光影，這時洞逕越顯低仄，從上到下，高不到兩丈，兩面洞逕，相去祇有尺許，濕潤潤的。

滿生苦練 元兒也是實在力乏 縱了一下 覺着渾身酸疼 便將背貼洞壁 雙足抵住對牆 倒換着 一步一移的 移了上去 雖然勉強到了上面 委實力竭神疲 一蹲身便坐在那株遮洞的樹根下面 用目四外一望 這洞的出口 僅是那株古樹根旁的一個二尺大小的空穴 叢草密茂矮樹低蒙加上 洞外邊的地形 是一個位置在一片千尋危巖下面的一個小山坡 古木千章 陰森森的 祇有初月斜照 從密葉中 奪縫而出 把一絲絲的光影 漏向下面 空山寂寂 但聽流水漸漸 越顯得氣象陰森 景物幽僻 再往對面一看 坡崖下有數十丈是一個闊有十來丈的深澗澗那邊的危崖 更峭更陡 從上到下 直到水際 何止百丈 連一塊突出的石塊 都沒有 祇半中腰有一凹進去的所在 約有丈許深廣 正生着那日探前洞回夕佳巖時 在洞外藤蔓裏 所見的奇花和來時在洞中所吃的異果 共有三株 比先前所見蓮葉 還要肥大 當中一株蓮葉業已半開 葉的正中心 還結了三枚果子 餘外兩株 一株開着三朵 那日所見的奇花 一株蓮葉緊含 尙未開放 元兒猛的心中一動 暗想自己目力 雖比平常人強些 并不能暗中視物 如同白晝 怎麼相隔這遠的花草 對崖又是背陰 會看得這般

清楚 自從在洞外 從鬼口中 奪吃了那兩個異果 當時便覺口鼻清香 一身爽快 到了洞中 不借劍光 也能視物 先還當是仙人 放在光明接引 自從洞壁塌倒 尋路出來 連個人影也未見着 祇目力却大加進長 莫非是那異果的原故 想到這裡 記得還有兩枚果核 因見他紅得愛人 又香又甜 含了一枚在口內 跌暈起來 便即忘記 也不知是否吞入腹內 再摸懷中所藏那一粒 也不知遺失在什麼所在 心想此果既有明目的好處 如今人跡不見 腹中又渴又餓 又無什麼可吃之物 何不先按銅冠叟所傳坐功 運一會氣 歇一會 等精力稍復 繞過對崖將那形如蓮葉奇花中的異果 採來吃了 先解解飢 再尋仙人的踪跡與出路 主意打好 看了看身上 盡是些磕碰擦碎的零傷 雖然有點疼痛 且喜沒有傷筋動骨 便也不去管他 走出林外 尋了一小塊空曠之地 先練習了一陣子內功 又去大解了一回 精神才好了一些 祇是腹饑不已 若在平日 縱到對崖並非難事 一則迭經險難 累了一天 二則對崖峻削 祇有那一點凹處 下臨百十丈深淵 鳴泉怒湧 浪花飛濺 看上去未免有些胆怯 欲前又退了有好幾次 後來委實在餓得難受 除對崖那遺葉中所生的幾枚異果 別無食的

了 祇得擇准與對崖高低合適的起步之所 蓄好勢子 兩腿一擡 兩臂灣回來 往腰間一端 將氣提起 準備身形往上一拔 就勢二拳轉雙足踹 向後面巖石按 一個魚躍龍門的式 縱過身去 狂聽遠處一聲斷喝道 大胆小妖 敢來盜朱真人的仙草 言還未了 便聽耳際風生 飄飄去幾件暗器 連環打來 這時元兒身子業已離地 縱起有丈許高下 兩脚也二次拳起 正待踹向後面巖石 聞聲大吃一驚 心一慌 一隻左脚向後踹虛 雙足力量不均 失了平衡 可是身子業已向前提起 下面就是那百十丈深的山洞 若是墜落下去 縱不粉身碎骨 也被急流捲走 難逃活命 偏是元兒心靈身敏 足一踏虛 便知不好 百忙奇險中 忽然急中生智 連忙用盡平生之力 將週身力量 聚向左肩 就勢往下一壓 再使一個懷中抱月 風颯殘花 翻滾而下 耳旁似聽了丁丁響了好幾聲 身已落地 雖然仗着一時機警 沒有墜入山洞之中 可是降落地 是一個又陡又滑的斜坡 落地時 祇顧保命 心中並無絲毫把握 那還顧得到下面落腳所在 身子又是凌空橫轉而下 一落下便是半個身子着地 再也收不住勢子 竟順斜坡 滾了下去 那斜坡距離元兒起步之所 祇有一丈多遠 兩丈來長的斜路 沒有

幾滾 便到盡頭 坡陡路滑 怎麼也掙扎不起 快要墜入澗中時 好容易被盡頭處一塊凸出的石頭 擋了一擋 畧得回轉一點身子 一時情急 剛拚命用力將身子翻轉 待要伸手去抓那地上的草根 就勢好往上縱扒 猛覺背上 被極硬的東西 攔了一下 一陣奇痛 心中一慌 手一亂 一把未抓住草根 身子已到盡頭 口裏剛喊得一聲 我命完了 竟自往澗中墜去 疼痛昏迷中 自知必死無疑 就這一轉念間 身子彷彿又被什麼東西擋住 顛了幾顛 就此嚇暈過去 待有一會 又覺着身子似被人用東西束住 時高時低 騰空行走 頃刻之間 到了地頭 睜眼一看 身子已在一個巖洞裡邊的石榻上面 面前站定一人 正拿火點壁上的松燈 背影看去甚熟 方要出聲詢問 那人已自旋轉身來 要伸手去取石棹上的東西 再定睛一認 不由喜從天降 高叫一聲師父 便要縱下床去 那人連忙近前按住說道 你此時身上盡是浮傷 不可說話動作 以勢神慮 待我拿安神定痛的藥 與你吃了 再敷了傷藥進點飲食 再細談吧 正說之間 從外面氣急敗壞的 又縱進一個小孩 一入洞 便往石榻撲去 嗚聲啞氣 結結巴巴的 祇說不出來 先那人又道 明兒不可攪你哥哥神思 你給我取那生肌



靈玉膏去。取來與他敷了。再給你方二哥家送個信。也省得他們懸念。調治好了。明兒一早。我還得趕往環山堰一行。他此來又不會再走。多少話說不完。這一時忙什了。那小孩聞言便飛也似往後洞跑去。一會取了一個玉瓶出來。交與那人。一同走至石床面前。先給元兒服了安神止痛的藥。又將身上衣服。全都撕去。輕輕搗了下來。用溫水略洗了洗。然後擦上生肌膏藥。蓋好了被。那小孩才忙着往外走去。原來這一老一少。正是銅冠叟父子。元兒初見面時。喜出望外。想要坐起。原是一股一猛勁。及至被銅冠叟一攔。才想起身上受了不少的傷。覺着全身都酸痛非凡。再加飢疲交加。力已用盡。連想說話。都提不上氣來。暗想仙人雖未尋見。居然與司家父子。不期而遇。總算如願已歸。何必忙在一時。便聽了銅冠叟的囑咐。安心靜養。見了司明心中又是一喜。本想張口。又被銅冠叟一攔。也就罷了。服藥當時還。不覺怎樣。那生肌靈玉膏。一擦上去。便覺遍體生涼。疼痛一止。更覺腹餓難耐。忍不住口道。師父。我餓極了。銅冠叟聞言。便道。我正想你須吃點東西才好。現成的祇剩一點冷飯。水還有熱的。泡一碗吃吧。說罷。便到後洞爐火上。取了開水泡了一碗冷飯。取了點鹹菜一

一齊端坐床前 仍囑元兒 不要起立 就在枕邊 一口一口的 喂給他吃 可憐元兒 小小年紀 這半月功夫 受盡險阻艱難 離家以後 除炒米外 從沒吃過一餐米飯 又值飢渴之際 吃起來 格外香恬 頃刻吃光 又對銅冠叟道 師父 我還要吃 沒飽 銅冠叟道 能吃更好 祇是冷飯 就剩了這些 方家就在左近 等你兄弟回來 煮稀飯你吃吧 元兒笑道 稀飯吃不飽 我還是 要吃飯 銅冠叟見元兒一臉稭氣 純然一片天真 不禁又愛又憐 用手摸了摸他的額角 正要說話 忽聽外面人聲喧嘩 洞口木柵啓起 一隻老虎 首先蹤將進來 後面跟定兩個小孩 齊聲亂嚷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

## 第二回

駭浪失同舟 鐵硯峰前逢怪老  
狂飈起匝地 金鞭崖畔遇妖禽

元兒與銅冠叟 正在問答之間 忽聽外面笑語脚步奔騰之聲 巖戶木柵門啓處 先竄進小黃牛大小般一隻猛虎 後面跟定二人 內中一個 早一步 縱到了那虎前頭 迎額一掌 喝聲 畜生 還不滾開一邊 亂跳些什麼 那虎便乖乖的連身扭轉 慢騰騰走向壁間 蹲臥下來 動

也不動 看去甚是馴善 和家養的牲畜一般 元兒見那喝虎的少年 并不認得 剛回眼看他 身後回來的那一個 同時柵門又啓 跑進兩個人來 一個喊着三弟 一個喊着三哥 連先進來的兩個 俱都先後往榻前奔來 除那喝虎少年 尙係初見外 先後來的三人 正是火眼仙猿司明 和方氏弟兄 方環一照面 便驚問道 三哥 你怎麼眼都綠了 元兒一見他們 心花怒放 還未答言 方端便給那喝虎少年 與元兒引見道 這是我們新結拜的大哥雷迅 這便是我弟兄們常說的三弟裘元 又同向銅冠叟 見了一禮 然後圍在元兒石榻前面 或坐或立 準備互談別後之事 銅冠叟見他們小弟兄 見面非常親熱 也甚高興 便對司明道 你哥哥腹中飢餓 你快給他先煮些粥吃 這時天已半夜 多煮一點 大家同吃熱鬧 粥煮好後再來談天吧 說罷司明忙着走去 銅冠叟又對元兒道 適才按你頭上 并未發熱 脈象也毫無一絲病狀 除背上被劍匣攔傷一點外 祇是神乏了些 足可放心 你母親尙在家中惦念 天明我便代你前往送一音信 你喝粥時 我再給你服一點藥 服後一會 明早便即可以復元 你已大勞了一天 暫時還是少說話爲宜 先祇聽他們說與你聽吧 我到你方伯母家裡去 問

兩句話說來，我走時，你還得親筆寫一封平安家報呢。元兒忙在枕上叩謝。銅冠叟走後一會，司明將粥放在火上，也來加入，一同談起經過。原來元兒走後第五日，銅冠叟因往城中採辦應用鹽茶等物，聞聽人言，甄家被禍，甄濟逃走之事，甄濟的父母已於昨日起解，押往省城。因為甄濟之父不願管此閑事，知道裘家是甄家至親，恐有牽累，當夜趕往裘家一打探。友仁父子俱都不在，祇有甄氏一人，帶了元兒兩個兄弟，含着悲淚，在後園中，向天泣告，求神佛保佑甄家，和友仁父子平安。銅冠叟并未露面，從甄氏母子對話中，得知友仁輩金入省營救，元兒投奔金鞭崖中避禍之事，不由大吃一驚，心想方氏弟兄與司明俱因元兒不會肯去，適隔太遠，來去至少一日一夜，不似以前水洞通行方便，久已不來迎接。小小年紀，獨竄荒山，如何能以到達。據甄氏所說，兩個護送長年回報，說小主人三日前業已安抵自己家中，自己却未見着，分明是個狂話。先恐兩個長年乘危起了壞心，又想元兒真真奇姿，得天獨厚，不似夭折之象，身上又未帶什多的金銀，裘家待人忠厚，適才各處探聽，並無異狀，覺出不像。後來猜定元兒必從司明口中得了一點途徑，知道山遙路遠，那兩個

長年行走不快，反是爲累。特意設詞將他們打發回夫，自己獨行。既可走得快些，還省得家中懸念。較爲近情，不過金鞭崖，僻僻青城後山，迴還紆遠，路多螺形，盡是鳥道靈叢，無人引導，非迷路不可。再加深山密林中，慣出毒蛇狂獸，危險太多。銅冠叟對於元兒，雖祇數月師徒，愛之不管親生子女，越想越驚，便連夜往山中追尋下去。尋了二日，杳無踪影。知元兒聰明絕頂，恐他又和上次誤走百丈坪一樣，已然到達。趕回金鞭崖一看，幾曾來過。越發着起急來。尤其這幾個小弟，聽了個個憂驚。當下商定，留下方端，侍奉方母，由銅冠叟司明方環，和新結義的雷迅，四人分頭尋找。連找數日，仍是無跡可尋。銅冠叟未始不曾想到由元兒殺虎除蟒，往夕佳巖那一條路，偏偏尋到時，那一帶峽谷，全被山洪淹沒，四面洪水，無法飛渡。除此之外，一老三少四個人，差不多把全山一齊踏遍，始終沒找着一點影子。正商量削木爲舟，往峽中尋找，忽然遇見矮叟朱梅的大弟子，長人和登，說元兒並未被害，不久還有奇遇。自會尋到金鞭崖來，還交付銅冠叟一封柬帖。吩咐元兒到後三日開看。照此行事，銅冠叟知道朱梅既始終垂青元兒，決無妨害。老少四人，立時轉憂爲喜，一面命小

弟兄三人同轉家中 等候元兒自來 自己又往友仁家中 探看波及與否 到了一看 友仁未回却有急足信來 說省中營謀 甚是得手 祇甄氏因元兒到了金轅崖 怎的久無音信 幾次派人往尋 都找不見路 在那裡着急 銅冠叟因友仁不在 又不便用假信安慰 回來之後 每日與衆小弟兄們 正在懸念不已 這晚父子業已安眠 司明半夜裡 到洞外大解 解完起身 猛聽身側不遠 樹林中有步履之聲 回頭一看 樹林前面有一個小人 頭上亂髮披拂 身上衣服東一條西一塊的 隨風飄舞 兩眼碧光閃動流轉 趕巧那時 月被浮雲所蒙 又是澄望不真 平時見慣元兒錦衣花帽 如今這般奇形怪狀 萬也不料是他 知道這裡 除自己人外 並無人跡到此 定是什麼精靈作怪 恐怕出聲驚走 悄悄回洞 取出了兵刃暗器 便即走出 幸而銅冠叟 也正醒轉 一見司明夜裏拿着兵刃暗器出外 忙問作什 司明也答言 搖了搖手 往外便跑 銅冠叟知事有故 連忙追出一看 正趕元兒將要縱起 司明大喝一聲 順手就要將三連珠甩鏢打出 銅冠叟畢竟沉着精練 又不似司明一起首 就看見元兒那一雙碧眼 有了先人之見 一看小孩背影身法 心中一動 見司明手已揚起 攔阻不及 忙將手掌往司明

的手 往上側一推 口裡罵聲瞎眼蠢東西 那是你的三哥 言還未了 元兒身已縱起 收不住勢子 滾落崖下 還算銅冠叟手疾眼快 司明的鏢 全打元兒身旁飛過 落在山石上面 元兒落處 正當一盤老藤蔓之上 將他托住 本未受傷 偏是滾至崖邊 急於逃命 翻身太忙用力過猛 吃身背寶劍匣 在肋骨上 硬擱了一下 又在驚惶疲敝飢渴之餘 立時疼暈過去 銅冠叟以爲元兒已然落水 忙和司明趕去 將元兒從藤上救起 一個看到元兒身後雙劍形式奇古 便知不必尋常之物 當時因見元兒周身血污二目緊閉 料知受傷不輕 顧不得再細看 解下身披的一件布氈 將元兒兜起 提回巖洞以內將劍解下 放過一旁 將上下衣解開一看 雖然遍體零傷 除了脊骨間有一處硬傷較重外 且喜沒有傷筋動骨 才放了心 正待敷藥調治 元兒已自醒轉 那雷迅的父親雷春 是當年名震西蜀的川東雙俠之一 晚年退隱在離金鞭壠五十餘里 一個山坳裡面 地名且退谷 也是雷春自己起的 境况和銅冠叟差不多 父親二人在深山窮谷之中 耕讀習武 不問外事 祇是還有幾個徒弟隨着 比較人數要多些能了 雷迅幼修父業 家學淵源 雖然年紀不到二十歲 內外武功 俱甚

精熟因雷春得子甚晚。生雷迅時年紀已是六十開外。生子不久便即退隱。平時鍾愛自不必說。那時谷中豺虎甚多。當雷迅四五歲時。最喜歡往山上扒。不肯在家裡待着。雷春不放心。總派一個名叫劉義的徒弟。跟隨攙護。却沒想到那劉義。是一個北五省的大盜。吃了能手的虧。立志報仇。想學雷家獨門傳授。七步劈空掌。含有深心來的。在雷春門下已近六年。屢次聽出師父口氣。那七步劈空掌。學成以後。善於暗中制人死命。太已毒辣。漫說門人。連自己愛子長大。已把心術看得透了。又透。寧可使他失傳。也決不傳授。劉義一聽口風甚緊。就此辭去。又覺無顏回歸故里。暗想自己。和仇人年紀。都不到三十。聽老頭子語氣。對於愛子。仍有傳授之意。豁出去。再苦守十年。等雷迅長大。得了傳授時。再和他轉學。不學成。寧可死在山裏了。也不回去。想到這裡。把心一橫。表面上仍照往常。裝作十分志誠勤謹。對於雷迅。更是愛護得無微不至。雷春何等老練。起初也未始不是老眼無花。疑他是有爲而來。劉義雖看出師父神氣。因自己過度勤懇。反到招了冷淡。仍是拿定主義。專一交歡雷迅。畢竟小孩子易哄。雷迅又生性好動。愛往外跑。勢須有人跟隨照看。每次出門。總是指名要劉師



哥同去 雷春舐犢情殷 祇得依順着他 一來二去 成了習慣 雷迅對劉義 幾乎寸步不離 雷春既看不出劉義有何劣跡 入門時節 又是一個可靠朋友薦來 再加愛子 同他親熱的原故 先時疑心 漸漸冰釋 反到加了青眼 其實劉義已得師父垂青 祇須照此做下去 守到師弟長大 縱不說明了苦心 面請師父傳授 以雷迅對他那樣親熱 也可間接的學了去 他偏心急求速起來 雷迅從五歲間 便由雷春教授 跟着幾個同門弟兄 一齊習武 每日做完功課 照例衆同門隨着雷春 種地蒔花 劉義便帶了雷迅 滿山遊玩 過了兩年多 劉義報仇與思家之心與日俱盛 又見雷春傳授兒子 并無偏私 仍和衆同門一樣 那七步劈空掌 將來能否傳授 一點也看不透 更覺失望難耐 不由想了一條毒計 先是將雷迅越帶越往遠走 專門找那貓獸多的所在去跑 這時雷春對他已是放心到了極處 有時見他二人回來晚了 至多問上兩句 祇說是雷迅貪玩 毫沒料到劉義 有什麼做用 也是活該劉義以前在綠林中 作孽太多 該遭惡報 他這裏處心積慮 以爲不露形跡 却引起了兩個同門兄弟的疑心 一個名叫冲霄鶴王元度 是雷春一個遠親後輩 從小就跟隨在一起 一個名叫小

火龍蔡冲 是雷的徒孫 乃父蔡勝 爲仇人所殺 雷春替他報了父仇 將他撫養成成人 留在  
身旁學藝 這二人因是總角之交 感情最厚 先見雷春 快要歸隱 相隨入山的人 盡是共過  
患難生死 情如父子的門徒 怎還隨便聽人一說 收這麼一個不知來歷的徒弟 好生不以爲  
然 無奈雷春素來對人嚴厲果斷 不聽人勸 當時未敢深說 及至到了山裡 漸漸看出劉義  
武功 雖非本門 手底下確實不弱 越猜他此來 事出有因 末後見他簡直學了乳媪僕婦行  
爲 專以哄取小孩歡心爲事 簡直不似丈夫所爲 疑慮更甚 一則師父寵信 二則查不出他  
一絲弊病 奈何他不得 二人背地商量 以爲雷春早年江湖上樹敵太多 猜劉義是個仇家  
變了姓名 來此尋仇 也許見老的傷不了 要傷小的 以絕雷氏香烟爲報仇 見他帶了小孩  
越走越遠 便輪流着暗地跟在他的後面 劉義一絲也不覺察 這日恰巧是個除夕 山中雖無  
什年景 因雷春手下門人衆多 知道老師隱居之所 也着實有幾個 每屆年節 和老師生日  
照例不是本人來 便叫派親近子侄等 前來送禮拜賀 所以到是總要熱鬧兩天 除夕的前  
一晚 又下了一晚大雪 直到除夕那天午後才住 且退谷原本山清水秀 巖谷幽奇 雷春隱

居這幾年功夫 又大加了一番人工添補 所居前後 水邊巖際 單梅花一頂 就移植栽種了好幾百本 大雪之後 紛紛開放寒葩競艷 玉雪霏香 益發助人高興 雷春帶了愛子雷迅和七個門人 收拾完了晚間年飯 正站在屋外賞雪評梅 方紀道 連日收了許多處禮 祇有兩個近在成都的得意門人 今年怎的未送年貨 想是爲雪所阻 忽見前面谷口瓊林玉樹柯枝之下 有四個壯士打扮的漢子 抬着食盒禮品 健步奔來 到了雷春面前 放下挑担 撲的翻身拜倒 遞上禮單和書信一看 正是生平得意門徒成都蜀威鏢局鏢頭 藏金剛蕭遜 給老師帶來的年禮 和叩年的書信 寫上自在年前應了一齣貴重藥材皮貨的買賣 不但酬豐順手 還交了兩個好朋友 知道老師愛吃雪山黃羊 特地帶回兩隻 養得肥肥的 一隻燻臘了 與老師正月裡下酒 另一個燒烤 連同一些年糕糖果好酒皮貨 以及分送山中七位同門 與小師弟的禮物 做了四担 着四名得力手下 趕除夕前送到 請老師和衆同門笑納 自己因鏢局過年太忙 等過了正月初五 方能親來拜年等語 打開禮盒一看 盡都是自己素常喜吃得用之物 較比往年 又重得多 越發高興 掀髯微笑對衆人道 老夫自信

眼力不差 門下有十個弟子 從沒一個敗類 你蕭師兄 跟我多年 保了二十年西路的鏢 打着我們下的旗號 從未丟過一次臉 難得他還有這一番孝心 每逢年節生日 事多忙 除非保鏢在外 總是先禮後人 先後來到 禮不希罕 難得他偏記得起我的癖好 真不枉我用心教他一場呢 說時 一眼望見抬禮來的四名鏢局下手 個個英氣勃勃 俱都穿着一色青棉衣短裝 對襟密扣 斗大竹笠上 滿堆雪花 順額際直冒熱氣 垂手持立在側 態度甚是恭謹 忙說道 我祇顧看禮物 也忘了待承你們 你們想必都有家 這般風雪歲暮 爲給我送禮 今晚竟不能回家吃團圓飯 叫人怎生過意 來來來 不必等到晚上 將就送來這隻烤羊好酒 連我山中自做的燻臘野味 取些出來 就在前面梅花林中 將那盤石上的雪攪淨 我們老少師徒 痛飲一回 吃完之後 天如還早 我教給你們兩手防身本領 作爲酬勞你四人這一廬的辛苦如何 說罷 隨侍左右的門人 早爭先恐後 紛紛佈置起來 來的四人 見今年老頭子 分外高興 往常想求他露兩手 都不敢張咀 難得自動答應傳授高招 怎不喜出望外 連忙拜倒 叩謝師祖恩典不一會 設備完全 各人端了木板凳 圍着梅樹磐石坐定 大家都知

老頭子飲酒高興時節，忌厭拘束，個個開懷暢飲，不拘形跡。雷春飲到八成光景，倏地脫去皮袍，長嘯一聲，蹀起好幾丈高，落到磐石前頭，一塊平地上面，拿腳在雪塊上，劃成一個二尺方圓的圈子，口中說道：「我打起來，由慢而快，好使你們記清我的步數。這脚印祇須縱橫斜順，每樣七個，要打二百六十八手，縱身抬腿，共一百一十二次，不許多一個脚印，不許少一個脚印，也不許將脚印踩亂，打完這一套拳，須要個個分明，入山這幾年工夫，我還是頭一次呢。看你們各人的造化，能記多少，是多少。我門下這多弟子，還沒一人能學全呢。你們學一點，各人夫參詳變化，也將就够用的了。說罷，便打將起來。這一套雷家獨門傳授，雷春縱橫一世，未遇敵手的。六四七大乘萬勝拳，除王元度蔡冲，跟隨年久，見雷春打完幾次全套外，其餘隨隱山中的幾個同門，最多的也祇見過一次全的。看過大半套的居多，可是限於天資，誰也沒學够一半。至於劉義，更是從未見過。起初見雷春動作和往常傳授，差不許多，不以爲奇。頭一個二十八手以後，便見一步緊似一步，變化也越來越多，神妙不可方物。祇見一個人影，竄高縱矮，拳打腳踢，掌劈指點，上下翻飛，真是疾如閃電，飛星那裏還記得。

清招數 這才暗暗驚奇 果然名下無虛 約有半個時辰拳才打完 神色自若的 回到席間劉  
義偷眼往圈中一看 果然是齊齊整整 四七二十八個脚印 脚尖印像一朵開足的花 盡都朝  
外 正中心四個脚印 交叉成一個十字 通體似用筆畫的花 也無如此整齊 層次分明 令  
人驚異的 是那一塊雪地 約有三尺多深 圈內二十八個脚印 一律深祇寸許 可見輕功  
已臻化境 不禁暗自吐了吐舌頭 正在追憶那些微妙身法解數忽聽雷春道 我料你們 也祇  
知得一鱗半爪 我率性作個整人情 你四人挨次下去 將你各人本領 施展出來 我再給你  
們略爲指教 四人越更心喜 起身拜謝 依次下去 打了一套 雷春一一指教了一番 天已  
近黑 才回房去 圍爐坐談 消夜度歲 次日再寫回書 打發四人回去 王元度蔡冲 和衆人們  
俱不明白老頭子 今日爲何這等高興 連看家本事 全使出來彼此均以自會意 不敢則聲  
吃完消夜 大家正談得熱鬧 準備守歲到天亮祭完神打發人走再睡 蔡冲見雷迅 先玩得高  
高興興的 忽然歪枕兩手 抱着竹洪爐 脚踏在盆邊上打盹先以爲小孩磕睡多沒有在意 偶  
因給雷春斟茶 走過雷迅臉歪的一面 歲燭光照處見他小臉上 微渦初平 彷彿笑容甫斂神

氣再往對面一看，正站着劉義，一隻手剛從臉上放下，見蔡冲望他，又裝作抓癢，往臉上撫摸，神態甚不自然，猛想起適才日裡禮物剛送到時，曾見他和雷迅附耳低語，雷迅先時面有難色，後來又將頭連點，莫非這厮想趁新年人不留神時間，怪正這麼想，忽聽雷春道：「迅兒既想睡，劉義可以揵他到屋去，我們幾人談到天亮吧。」劉義走時，又經過蔡冲面前，又見雷迅兩眼有偷着望人神氣，暗想小孩俱喜熱鬧，新年底下，師祖和諸同門，特爲他製下許多索常心愛的花炮玩物，他都不似往年喜歡擺弄，却裝出想睡神氣，劉義神態不安的，也和往日不同，老師一世英名，老年歸隱，祇此一子，莫要壞在他手裡，心裡雖這麼想，一絲也未現於詞色，趁劉義揵扶雷迅進屋之時，裝着倒茶，故意在他身後跟去，劉義作賊胆虛，聽見身後脚步，不禁回頭望了一眼，蔡冲越發看出他形跡可疑，仍作不知，自倒自的茶，那臥房本與衆人守歲的一間，前星通連，相隔不遠，蔡冲倒完了茶，便擇了隔牆，一把椅子上坐下，因室內人多，笑語喧嘩，雖聽不出隔室人說話，却自聽出雷迅進屋，並不曾睡着，恐被劉義出來看見起疑，便自走過一旁，見王元度朝他呶咀，知他也早留了意，互

相乘人不見 打了個手勢 準備當晚定要觀看一個水落石出 祇雷迅隨劉義一走 便即悄悄跟去 待了一會 劉義出來對雷春說 師弟已然睡熟 自己因為昨日帶着收拾年景 熬了一夜 清早又被師弟拉去山頂看雪 人有些發困 意欲和師父告假 回房打個盹 天亮再起來祭神 雷春點了點頭 劉義便往外面走去 可笑蔡王兩人 既已看出雷迅是裝睡 劉義舉動可疑 又在大家熱鬧歡聚之時去睡 就說跟踪探看才是 竟以為他二人必是預先商妥 先把覺睡好 等天亮衆人俱疲去睡 再行生事 一心祇注在雷迅身上 既未與劉義同去 便無妨害 仍各陪着老頭子說笑 過有把個時辰 雷春命王元度去取一點吃的東西 出來添果盒 偏巧裝糖果的立櫃 緊挨雷迅所居的臥室 王元度取了食物 回身時節 猛覺身上吹來一股冷風 偏頭一看 雷迅室內 靠外面的兩扇窗戶 已然大開 當窗桌案上 點的兩枝大歲燭 一枝已然熄滅 案上燭淚成堆 未滅的一枝 上半截燭 大半融化 燭油一根根掛將下來 空出多長的燭蕊 火爐冒起多高 火頭被風吹得不住騰騰搖曳 暗罵劉義粗心 連窗也忘了關 豈不把師弟凍着 走進去 直往窗前 把窗關上 插好了梢 無心中往身後床上一



望被枕零亂，那有雷迅人影，不由大吃一驚，匆匆把被撩開，仍不見人，連忙縱將出時，急叫道：「師弟不見了！」大家快找。雷春一問，王元度便把自己見隔室窗戶大開，入內關窗，床上不見師弟之事說了。蔡冲不俟王元度把話說完，首先往外奔去，餘人也相次出去追尋。雷春因往常曾見過雷迅，夜裏由後窗戶出去小解，不甚着急，王元度又將自己已和蔡冲平日見劉義和師弟親近，屢次出遊，越帶越遠，今晚曾見他和師弟打手式，便相繼裝睡，形跡可疑。偏師弟又在此時不見，再說着桌上殘燭神氣，分明窗開已久，如說小解，怎奈多時，定是劉義鬧鬼。雷春方道：「老夫不會虧他，他師兄弟情如手足，那有此事。」出尋的人，已各回報，近處一帶不見師弟影跡，劉義也不在房內，床上枕被，并未移動。蔡冲斷定劉義鬧事，已帶了兩人，踏雪往山中追尋去了。雷春聞言，兩道壽眉一皺，想了想說道：「這幾年來，我生平仇人，業都死亡淨絕，收這劉義時，一則老友情面難却，二則那晚又直大醉之後，乘着酌與答應，事後問他的來歷，他雖不肯實說，拿話支吾，可是他的行藏，怎能瞞得了我，不久我便查知他是北五省有名的獨脚大盜，綽號夜行鷗，手下韋護的劉鵬九，因劫鏢遇見馬氏雙秀中的

金刀馬遠 栽了大筋斗 氣憤不出 散了手下 改名劉義百計千方 拜在我的門下 想學我雷家獨門傳授 七步劈空掌 我看出他行徑 起初原也不肯傳授 後來他見老夫不傳 竟不惜下苦工夫 知道老夫祇此一子 資質也着實不差 便一心轉到他師弟身上 懇懇愛護 無微不至 以爲老夫縱不傳徒 豈不傳子 意欲熬到他師弟長大 學了七步劈空掌 再去求他轉授 日久竟將我也打動 念他爲了學業 下這樣十年苦心 再加他以前雖然身在綠林 並無過分罪惡 這十來年 在我門下 更是始終勤謹 所以日裡乘着酒興 將我生平絕藝 一起施展出來 那七步劈空掌 便暗藏在內 他處心積慮 學這掌法 豈有見而不悟之理 我好心指點於他 又和我十年師徒之情 素無仇恨 莫不至暗害我兒 必是你小師弟淘氣 纏着他乘雪夜往山中去玩 也未可知 他一人既是情如手足 迅兒雖然年幼 頗有幾分蠻力 山中虎豹 也傷不了他 你們不必耽心 少時自會回來 如有差池這樣大雪深夜 除了日裏走過記熟道路 漫說難走 不知地點 也難找尋 雷春規矩素嚴 正經說話時 向不准人插咀 答白王元度明知事在緊急 老師祇管像背書一般 說那些無用的廢話 站在旁邊又氣又急 好容易

等老頭子把話說完，正要張咀，忽見雷春對着前面窗戶，哈哈一聲怪笑道：「這冷的天，你還不進來，祇管站在外面則甚。」雷春笑時，聲震屋瓦，二目電射，滿臉飛霜，門人中已有多年不見這般神氣，俱都嚇了一跳。這時門臉起處，早縱進一人，撲地翻身跪倒，衆人一看，來者正是劉義，俱都驚疑不置，祇聽雷春喝道：「迅兒與蔡冲他們，今在何處，快起說來。」事已做了，沒的再做這婦人女子行徑，叫我看了生氣。聲如洪鐘，神威凜然，嚇得劉義戰兢兢，站起身來，略一定神，倏地大聲說道：「小師弟現在後山無恙，弟子早已來此，未見蔡冲他們。」雷春把臉一沉道：「你這蠢才，日裏枉費老夫氣力，你却不會學會，情急無賴，想借此要挾我麼？」劉義面帶愧容道：「弟子愚蠢，莫測高深，日裏用盡心思，祇爲貪多，記了還不到十分二三，小師弟自願到後山玩耍，弟子急於學藝，先行回來，祇求老師開恩，不敢說別的，說罷，又跪倒在地。」雷春道：「你這蠢才，我憐你一片苦心，破格傳授，你縱今日不會學會，早晚自有悟透之時。你偏使出這下流方法，你不會想，我雷春縱橫一世，幾曾向人低過頭來，莫不成老來爲了一個黃口孺子的死活，受小輩的挾制，豈非弄巧成拙，天幸你資質不虧，沒有學成，少我

許多隱患。念在十年師徒之情，不要你命。此地已容你這敗類不得，給你留點情面。過了初五，即速滾開。想學那七步劈空掌，再也休想。劉義聞言，立即起立和聲答道：「弟子縱然不肯，老師也須念在多年扶携師弟，勝於保姆之勞，難道就因此逐出門牆，不稍加一點憐念麼？」雷春冷笑道：「我門中人，首重心術，你既愛護你師弟，爲何還忍心在這歲寒深夜，風雪荒山，把他騙去，藏起爲質，幸是此子雖然貪玩，却能受老夫教訓，身帶防身之物，聽你所言，現在僅止被你拘禁，未曾被害，縱有虎狼不足爲害，若換常人子弟，縱然不死，豈不也被你嚇壞。實對你說，你今日此舉，我早料到，我祇此一子，豈不留意，因見你兩年中，有好幾次可以下手，你仍好好帶了他回來，並未看出含有惡意，以爲一時多疑，這才疎於防範，今日並念你苦心，傳你絕技，你却無福消受，凡你二人所去之地，我已盡知，不過因迅兒不識好歹，特意使他受點委曲，否則我早去尋他回來了，你以此挾制，豈非夢想。劉義一聞此言，知己絕望，倏的臉上微一獉笑，站起身來，厲聲說道：「老師既然執意不肯開恩，弟子也無顏在此，後會有期，弟子去也。」說罷，奔向門前，揭起門簾，便往外竄去。王元度一見劉義神色不對，料他定

有詭謀 剛喝一聲劉義你敢在師父面前放肆 往那裡走 想要追將出去時 雷春伸手一攔 大聲說道 寧可他仁 不可我們不義 隨他去罷 你師弟如今定在黑狗巖一帶的險峻巖窩裏面被困 這孽障不聽父言 讓他吃一點苦頭也好 我此時滿腔高興 都被這兩個孽障打掉 神倦想睡 意欲到後房 打一個盹 不准吵我 也不准走開 等到天明你們再來將我喚醒 一同去將孽障救回便了 說罷 逕往後室走去 王元度和衆門人見雷迅被劉義困住 蔡冲等三個同門 一去不歸 眼前和劉義 已破了臉 縱說雷迅學會一些武功 到底是個小孩 決非劉義對手 明知劉義挾嫌懷恨 難免不前往加害 又不是不知道下落 却這般大意 不早早派人或親去 將他救了回來 荒山雪夜 又加上一個強敵 倘有失閃 怎生得了 不過大家俱都攝於雷春平時威嚴 言出如山 從來不能違背 誰也不敢有所主張 特有半盞茶時 王元度心中焦急 實實忍耐不住 便悄聲對衆人道 老師一世英名 祇此一條根 他老人家平素雖然料事如神 常言道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此事關係太大 我們多年師徒 情如父子 不能坐觀成敗 拚着受點不是 就換一場打 祇要不鬧出亂子 也是心甘 這又不是違了家

法戒條 要立時處死 還是早到黑狗巖 將師弟救回爲是 衆人一聽 俱都點頭稱善 當下便留了一個同門 和鏢行來的四人 在外屋守候 餘人俱跟了王元度同去 這時天雖未明 一則雪光映照 可以辨路 二則衆人久居此山 路運多半熟悉 王元度更是同了蔡冲 跟踪劉義身後 暗中查探 不止一日 一出門 先順路奔到誘臥室一看 室中無人 牆上兵刃暗器俱都不見 知道出來晚了一步 遲更無及 各人一打招呼 脚底下一按勁 施展出登萍渡水 踏雪行花的輕身功夫 一路翻山越嶺 往黑狗巖奔去 那黑狗巖在後山深處 地勢奇險 巖窩洞穴 到處都是 劉義常時背人 帶了雷迅前往 一去總是多半日 王元度本就疑心 雷迅因在洞裡 又聽雷春一說 越發深信不疑 大家脚程甚速 祇顧往前奔走 臨快到達 天色業已微明 王元度忽然想起一事 喚住衆人道 這條路一邊峭壁 一邊絕澗 盡是鳥道仄徑 除此無路可通 雪住已久 如劉義挾了小師弟 打此經過 怎的一路行來 我在前走 不曾看見雪中有什么印 莫非那斯藏人之所 不在黑狗巖 師父料錯了 我們白走許多冤枉路 還誤了事 怎好 一句話把衆人提醒 細一留神 那雪果是隨着地形高下 一律豐平 那有一點跡兆

雖知道劉義還有兩個去處 祇是時間耽擱已久 再趕回去 已是無及 因離黑狗巖 僅有半里之遙 先疑劉義 到有穩徑可通 還存萬一之想 及至到了黑狗巖 大家分散開來 口裡高喚雷迅的名字 四外窮搜 把附近一帶巖窩洞穴 差不多全都找遍 不但沒有一點跡兆 連蔡冲劉義等人 也一個不見踪影 這才絕望 由王元度領路 另往別處尋找 這時朝暉已上 雪光刺目 邱谷山巖都如玉砌 遍地都是琪樹銀花 除了衆人踏雪之聲外 靜蕩蕩的 遠近都沒一個人影 王元度一路登高查看 往回走有一半 剛要折向旁路 遠望且退谷中 冒起一般濃烟 烟光中火星飛舞 知道有人放火 一轉限間 從谷口裏 跑出一人 縱躍如飛 正往出山那條路上奔去 身形步法 頗似劉義 衆人益發忿恨 恰好所行之路 一頭通着且退谷 另一頭正通出口 與劉義逕行之路 有一交岔 正好趕上前走堵截 忙牽衆人 加緊脚程 抄路追去 趕到兩路交岔處一看 雪中沒有足跡 知這邊路程較近 已趕向劉義前面 一個暗號 便分散埋伏開來 待不多一會 果見一人用左手託着一條右臂 急忙忙的奔來 定睛一看 正是劉義 衆人大喝一聲 一擁齊上 那劉義見有埋伏 竟一點也不抵抗 口中喝道 老頭

子已放了我，你們還攔我則甚。王元度罵道：「你這狗賊，師父待你不薄，你陷害小師弟，要挾師父，又放火燒村，奸謀已然敗露，還想逃走，事得能够，我祇問你，師弟現在何處，可曾被害，快說出來，免我們將你千刀萬剮。」劉義冷笑，雷春老兒，枉自負川中大俠，竟這般不仁不信，我爲學藝情切，舉動雖然過出一些，他不念多年師徒之情，用重手法，害了我一生，已非丈夫所爲，明明親口放我出山，任憑異日學了本領，尋他報仇，却在暗地埋伏你們這羣小輩，真是一個仁而無恥的懦夫。你老爺身受重傷，單手敵不過人多，要殺要剮聽便，說罷，目露出凶光，雙眉一揚，站在當地，不住冷笑。衆人見他口出不遜，正要動手，忽見劉義來路上飛也似跑來，一人雙手直擺，口裏連喊：「不要動手，放他過去。」衆人一看，正是蔡冲，轉眼近前，指着劉義說道：「這厮因師父將他逐出門牆，懷恨在心，意欲趕往後山，暗害小師弟，不料師父已然早趕在他的前面，拿着真贓實犯，擒回家去，本要將他處死，因小師弟再三給他講情，師父才開恩，將他放走，知衆位往黑狗巖，歸途難免遇上，特地命我趕來傳話，故他逃走。大家正等你們回去拜年呢。」劉義聞言，捧笑道：「我祇說老匹夫，沒有信義，想回去當面罵。」



他一場 原來還是你們這羣小輩 替他丟臉 你們如不留難 你劉老爺要走了 說罷 兩腳一點 一個拔地穿雲的招數 便往圈子外縱去 王元度方在驚顧 覺着身子被人一推 猛聽蔡冲喝道 好狗賊 接着便是噹啷兩響 空中火星四射 噹啷連聲 四五樣暗器滾落雪地石之間 又聽劉義在遠處喝道 便宜你們這羣小輩 後會有期 老爺去也 原來蔡冲與王元度等說話時 見劉義目光亂轉 左手暗摸鏢囊 料知不懷好意 話才說完 劉義將身縱起 狂的回手 就是連珠二鏢 幸而蔡冲早有防備 沒等他揚手 已將鏢取出 守着來時 春不准傷人之戒 也用連珠手法 朝劉義來鏢打去 同時用手推了王元度一下 兩下六鏢 祇頭一鏢 彼此落空 餘下全是雙鏢相撞 墜落一邊 等衆人發覺 各取出器時 劉義已然跑遠 依了衆人還要追趕 俱被蔡冲攔住 衆人不敢違抗師命 再加雷迅無恙 祇得忿忿而回 路上王度問起 蔡冲細底 蔡冲道師父因你們不聽他吩咐 私往黑狗巖 正不願意呢 話說起來太長 到家再說罷 衆人聞言 便如飛任且退谷跑去 到了一看 火已熄滅 僅僅燒了一個草架 室中年宴 業已擺好 靜等人到齊後入席 衆人先到堂屋 敬了神和師祖 然後與雷春和衆同

門 分別拜完了年 一同落坐 王元度四下一看 衆同門都在 祇不見雷迅 再一偷看雷春 意是滿臉春風 似和沒事人一般 因爲素日規矩嚴肅 雷春不發話 不敢交頭接耳 正在納悶 忽聽雷春道 迅兒怎麼去了這一會 還未過來 沒的還叫衆人等他 昨晚闖了禍 還是這等頑皮 你們把下手那一張坐位撤去 來了不准他人席 言還未了 門外一陣脚步跑動 門帘起處 雷迅緩步進來 手裡拿着一封書信 走進雷春面前 恭恭敬敬遞上說道 兒子因那小虎性野 恐又闖禍 剛給他打樁 換了索子 忽聽身後有人咳嗽 回頭一看 見是一個癩老頭 還帶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 穿着一身新衣 也不知他從那裡來的 來時竟沒聽見一點響動 剛一見面 便指着兒子 對那年輕人說 你祇贏得了這孩子 雷老頭便能看我的情面收你 兒子同他兩個 沒說幾句話 便打起來 打了一回 也沒分出高下 他便叫大家停手 給了兒子一封書信 說那年輕人 名叫李衡 是商川八怪第二怪 黑手李南疆的遺腹子 託那癩老頭 帶到此地 來拜爹爹的門 所有事情 都在信上 還叫李衡 送給兒子一口極好的短劍 算是給小師弟的見面禮 兒子恐他是爹爹當年的朋友 問他姓名來歷 祇說你回去

見了你父親 自會知道 說完 身子一縱 縱起多高 再一看 已在遠處樹枝上 跟雀鳥一樣 穿枝飛樹 轉眼就沒影了 兒子一則沒有還送人家的東西 二則知道爹爹已說不再收徒弟的了 沒敢接他那口劍 如今人在外面等着呢 看爹爹准不准他進來 雷春先一聽雷迅說起的了 沒敢接他那口劍 兩道壽眉 先自一揚 及至聽完雷迅那一番話 把信拆開 看了又看 來人是個癩老頭 人方猜不論來人是誰 老頭子也決不會再收徒弟 誰知雷春沉吟了一會 便喚王元度和蔡冲道 你二人一個給那李衡 找個地方住 一個給他拿點吃的 仍照往年新來的人一樣 辦完再回來吃年酒 我等着你們 王蔡二人一聽 知道這一來 那李衡就算是有了一多半的指望 剛鬧完劉義這一段 又輕易收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徒弟 與老頭子入山時所言 大是不符 那引進的人 雖未聽見過 估量必是個非常人物 不敢怠慢 連忙應聲出去一看 離開竹籬三丈多遠近 雪地上站定一個華服少年 生得猿臂蜂腰 儀容俊美 英氣勃勃 看他站處 便知受過明人指點 暗自點了點頭 那李衡一見二人走出 便撲地往身拜倒 二人還禮相參 通了姓名之後 蔡冲說了雷春的意思 李衡好似早知道這裡入門規矩 滿臉喜

容 隨了蔡冲便走 蔡冲領他到劉義所住那一間房內安置 王元度也給他把酒食送來 畧爲客套兩句 便即出來 回到席間覆命 雷迅因是臨時有事 也未處罰 一同就坐 先給師父敬了公酒 三盃過去 雷春道 今日新年 你們祇管開懷暢飲 隨意談笑玩樂 不必再和往日一樣了 因爲昨晚劉義 詎非雷迅 大家都分散不在一處 急於要知底細 巴不得老頭子把這每年正月和一年晏席上 照列的幾句話說過去 好隨意說笑 等雷春把話說完 各自起立 躬身道了一聲 徒兒們放肆 這才互說昨晚之事 才知昨晚半夜裏 蔡冲王元度 先後各帶了兩三個同門走後 雷春在裏屋安睡 外屋祇鏢行四個夥計 和雷春兩個徒弟 在那裏圍爐坐談 准備到了天明 好去喚醒雷春 那兩個徒弟 一個周琮 一名鮑畢 俱在雷春門下多年 本領雖然了得 人却極其忠厚 同是實心眼 祇知以師命是從 不敢違背 雖然一樣痛恨劉義 耽心着小師弟的安危 因師父雖睡 已有蔡王等人 跟踪前去救援 料劉義縱包藏禍心 雙拳難敵四手 祇要適才進屋時 限有下手傷害 當無凶險 所以一直也沒有離開外屋 四個鏢行夥計 雖有一兩個 覺出事有蹊蹺 一則新年 知道師祖雷春家法素嚴 言出如

山二則能力有限，是更不肯輕舉妄動。六人坐了好一會，天雖未明，耳聽雞鳴，中的雄雞已叫報曉。鮑舉便道：「各位師兄弟未回，不知找着小師弟沒有？」師父原說：「天明喚他，如今雞已叫了，我去將他老人家喚醒吧。」說罷，起身向內室門口探頭往裡一看，後窗戶緊閉，室中那有一個人影。忙喚衆人入內看時，猛聽遠處虎嘯之聲，震動山谷，好似還不止一隻。荒山虎嘯，原是常事，衆人也不做理會。方在猜想師父行踪，又聽虎的嘯聲，由多變少，由大變小，一會好似祇剩了一隻，急嘯不已，聲音却越來越近。看看來到屋外，因昨晚出了事，各人兵刃暗器，全都佩帶身旁。一聽那虎已近屋前，周琮道：「這虎送上門來，大新年裏，正好吃那一回好烤虎肉。」說罷，伸手拉刀，往外便縱。衆人方要隨後跟出，才出屋外，便見籬門外面，曉色寒星之下，飛來兩大一小三團黑影，祇聽一聲斷喝道：「綁了。」便從第一團黑影裏，扔下了一人。周琮在前，早已撲上前去，將那人按倒捆上。衆人也聽出那首先說話的人，正是師父雷春。紛紛上前一看，果是雷春。同了蔡冲雷迅，被捆的人，便是劉義。方要說話，前面又飛也似飛來兩人，乃是第一次隨着蔡冲去追劉義的同門。蔡冲手上，還抱着一條比狗略

大一點的小虎 衆人隨了雷春父子 同進屋中 雷春剛一坐定 便對劉義喝道 我縱未傳你絕技 也是看透你心術不正 恐貽門戶之羞 平時相待 並無厚薄 何以要對我下此毒手 實對你說 我未曾歸隱以前 本山一草一木 全都踏遍 怎能瞞得了我 起初我因你形跡可疑 幾次暗中觀察 見你總不下手 還當着誤怪好人 念你一片虔誠 昨是一時高興 將我生平 藝業 當衆施展 誰知你壞到極處 蠢也到了極處 此來枉用許多心機 竟會懺懂一時 若不存下壞心 當時雖然不能領悟 日後仍可求我指點 偏你行此陰毒險辣之計 我一時酒後高興 被你瞞過 還以爲你真和往日一樣 領了迅兒 前去安睡 後來蔡冲看出你心懷不善 查看後屋窗戶大開 我便將你今晚之計 猜透一多半 算計你藏陷迅兒地方 定是你事先圖自蹈探好了 到時再乘人不備 誣他同往 平時你二人同去之地 乃是存心掩人耳目 以備到時 故佈疑陣 我因本山地理雖熟 究竟地方太大 雪夜荒山 難於遍找 先還斷不定你將迅兒藏在什麼所在 以爲總離不了黑狗巖 古坳洞 雲窩子三處 夜來想起 迅兒幾次向我求說 想擒來一隻小虎 養熟了當坐騎 他雖年幼 人並不蠢 二則生來有幾斤蠻力 又肯

用心學藝 你除了將他暗中害死 便用一個未經人佈置過的巖洞 作牢阱 定然因他不易 必借擒虎爲名 投其所好 否則這般歲暮風寒 大家熱鬧團聚之時 也誑他不去 因此我又想起 每值迅兒練拳之時 我總留心在旁看着 前一月間 你却好幾次不在側 有一次迅兒練完了功課 到處尋你 直到晚間 你才回來 手裡却拿着兩個大柑子 無心中說出因追一隻小虎 追到黑狗巖 看見柑子樹 還未凋落 枝上留餘兩個柑子 柑心帶了回來 與他吃等語 你雖未說出你同在去的地方 我却知道 青城是天下靈山之一 仙境不少 鄰近這且退谷的 祇有一個蛇盤灣 那裡草木常青 有四時不謝之花 一年數實之果 奇花異草 遍地都是 四時氣候 溫暖如春 端的是個城仙勝境 祇是谷逕盤紆迴環 形勢高峻險惡 又慣出毒蟒怪獸 虫豸叢生 我雖是避地之人 仍不斷有外間至好舊日門人 到來看望 一則地勢奇險 二則虫蟒太多 迅兒年幼淘氣 諸多不便 才行作罷 那黑狗巖 風景雖好 時際隆冬 那有常青之果 雖說你所言不實 當時因旁的事岔開 也就忘却 及至想起 便料定你藏迅兒 十有八九 是在那裡 但是老夫一世英名所在 一擊不中 便成貽笑 情知你情急學藝 不致將

他先行害死 定是隱藏好了 回來要挾 估量蔡冲發覺追去 已有不少時候 說不定潛身外面 偷聽我的意旨 當時你如知愧悔 在外面聽了我那一番言語 急速退了回去 將迅兒接回 好在蔡冲 并未尋着你所去之處 正好推在迅兒身上 說他磨着你 前去擒捉小虎 準備新年養了玩耍 豈非一尋不着痕跡 仍可作未來的打算 你却拿定主意爲惡 竟敢進來要挾 不會想我縱橫一世 天下知名 豈能爲了一個孺子 跌翻在一個鼠輩手裡 本想將你拿着 按家法治罪 再去尋找迅兒 因你比時雖因情急學藝 出此下策 並無要害迅兒形跡 又是送上門來 拿你決不甘伏 故此欲擒先縱 任你將惡跡敗露 再行處死 可笑你既料出我想 到後屋安睡 是個詐語 何以你去蛇盤灣途中 我念在多年師徒 和平日照看迅兒之情 幾次三番 在暗中揭去你的頭巾 和扯你的衣服 末後又絆了你一交 你也不覺得 我這一時心慈 祇顧在你的身後 以爲迅兒不過被你藏在隱秘之處 你祇不要他命 我也不要你命 不會想你却使那等毒手 早下纜計 若非老夫手快 給你一劈空掌 將你右臂打折 迅兒焉有命在 今日天網恢恢 你還有什遺言 快說出來 我要行使家法 清理門戶了 那劉義身



受重傷 被雷春綁得像餛飩一般 橫在地下 知道雷春疾惡如仇 今日真賊實犯 被他拿到 害的又是他的老年獨子 怎能求活 聞言一語不發 祇嚇得拿眼望着雷迅 滿臉乞哀之容 那雷迅平日和劉義最好 祇因素常胆大好奇 見堂屋掛着師祖虎僧多難上人的神像 旁邊伏着一隻老虎 問起雷春 知道那老虎祇有三條牛腿 乃是師祖多難上人的 一個得力坐騎 一時動了好奇之想 幾次和雷春說 想捉一隻小虎來 養大了 當坐騎 雷春道 你祇有伏虎的力量 便等長大一些 自己去捉來養 我沒有閑空 幹這些事 叫衆徒兒們 暗中笑我瀾愛 雷迅便記在心裡 私下和劉義商量 決計捉隻小虎回來玩玩 劉義正好將計就計 偏巧除夕這日 觸動心思 暗想今晚難得大雪之後 老頭子又這般高興 大家都在過年快活 此時行事 必可出其不意 無人警覺 便用話激雷迅道 日前發現後山乳虎小虎甚多 雪後捉虎 最爲容易 正好半夜裏去捉來 大初一拜年後 牽出來 叫衆師兄們驚奇 祇問你敢不敢 小孩原本好勝心切 立時哄信 便照劉義所說裝睡 一個從後窻戶出去 一個由前面走 到外面會齊 劉義還恐人發現雪中脚印 理應出門往西 却故意折往東南古楠坳那一

面 帶着雷迅 先走出里許地 再倒退回來 從一個山洞中穿出 照擇好的僻徑 往蛇盤灣奔而來 雷迅也頗機警 見他這般行徑 所走又是從未走過的險路 問劉義何故如此走法 到底信賴太深又爲小虎所動 俱被劉義支吾過去 後來越去路越奇險無比 連劉義都幾乎失足墜落 加上一路行來 積雪中多而少 由少而無 天又昏黑 祇憑滿天繁星 那能看得見路 劉義便將預帶火把點上 放下雷迅同行 雷迅從火把中 看見劉義 面帶瘳笑 迥非平時神氣 剛在疑慮 這時已快到邊 行經一個巉巖之間 下臨絕澗 巖凹壁削 盤逕祇有尺許 人難并肩 稍一失足 便有性命之憂 劉義本打算將雷迅驅入一個奇險的巖洞中 將他禁閉起來 再獨自回去 要挾雷春 從一個缺口轉身去不遠 便是那座準備陷人的巖洞 劉義脫虎在前邊不遠 正要帶了雷迅走了進去 忽聞前面澗底 有虎嘯之聲 雷迅生長荒山 慣聞虎嘯 聽出是隻乳虎 不禁疑慮全祛 高興說道 師兄 那不是小虎 快去捉呀 劉義聞言 哄他道 那虎窩在澗底 不好捉 前面巖洞中 有的是小虎 已被我前日打死 非常好捉 爲什麼捨易求難 雷迅執意不肯 說定要前去看看 好這場就捉了去 多好 劉義知他拗性 因

孤羊已然入阱 不怕他飛上天去 又想留點後手 祇得忍氣 帶他同到前邊去看 走沒多遠 便到虎嘯的澗邊 折了一束枯枝 點燃了 扔下澗去照一照 果然是隻狗大乳虎 不知何時墜將下去 却未落底 被離巖七八丈 一盤藤托住 上不上 下不下 正在悲嘯 黑夜之間 不知澗有多深 火把墜下去 約有好一會 才投黑暗之中熄滅 始終也未看出澗底 是何形相 最巧的是那藤的根 有四五條 俱都叢生 盤糾在巖口石縫之中 虎雖上不來 人下去却非難事 雷迅一見是條小虎 早喜得直叫道 師兄就是這個吧 劉義聞言 暗想我平日 和這孩子過手 雖然他不是自己之敵 也非易與 少時一定費事 莫如將機就計 誑他下去 將他陷住 豈不比關在巖洞以內 還要省事得多 當下便對雷迅道 這裏離虎穴甚近 小虎在洞中 這般喊法 却沒聽見應聲 說不定大虎被我打死 小的餓不過 出來尋食 俱都落在山澗之中 就剩這一隻 被藤托住 也未可知 這虎已成了網中之魚 祇要有人下去 便可手到擒來 祇是這澗深不見底 又在夜間 這藤雖粗 想必年久 枯朽易斷 一隻小虎 已顯有一些斤兩 那身子蠢重 怎乘得住 如由小師弟你下去 一則你恐胆小害怕 二則更怕那虎反口咬你

我也不甚放心，莫如還是同往巖洞中去，仔細看看，有便捉了回家，沒有改日再找，省得涉險。雷迅年幼，索不吃激，不俟劉義把話說完，搶答道：「師兄，你太看輕我了。」雖說這洞又深又險，却有這多老藤，可以攀援。再者，這又不是大虎，和狗也差不了多少。你說的話對，巖洞的虎，沒有應聲，想必俱都誤落山澗，去了也是白去。下面這隻小虎，祇是亂叫，身子却不敢轉動，捉起來必定容易。我這就下去，將他捉了上來，看看我胆子是小的，劉義假勸了幾句無效，便對雷迅道：「其實小師弟身輕，下去到也無妨，祇是下邊黑暗異常，就這樣下去，如何能行？且不要忙，由我給你準備妥當，再下去不遲。」說罷，將手中火枝照着，拾了許多柴，築成一個又長又大的火把，又從身畔取出一長一短兩個索子，用一根長的，將火把攔腰繫好，點燃了兩頭，擇了附近一株突出澗外的老松枝掛好，繩將下去，照的澗中透明。那小虎原是失足墜澗，落在藤上，業已餓了兩天，這時一見火光，益發悲嘯不已。雷迅不知劉義是恐少時雷春非先兒子生還，不肯傳藝，不敢佈雷迅先有差錯，所以這般佈置，喜得直說：「師兄主意，真想得妙，便要忙着下去。」劉義又將短的一根索子，打了個如意圈，遞給雷迅，吩咐

藤到了下面 未近虎身 先用這索圈 將虎套住 以防他見人驚躍 套好再將繩往上試拉一拉 受擒固好 如不受擒 見勢不佳 急速鬆手 你便往藤上一跳 免得連人被帶了下去 等將虎擒住 自會放下 一條長繩 將人虎次第引上 雷迅把話一聽完 立時依言行事 剛援着藤繩下去 不到兩丈 便聽上面噠噠連聲 彷彿藤斷 因自手所攀之藤 依言堅固 沒有動靜 急於得虎 也未在意 及至將虎 用索圈套好試了試 那虎覓好似知到雷迅要救他出險 祇管昂頭向上哀鳴 一動也不動 雷迅益發高興 一面仍下 口中說道 小虎兒 不要怕 不要動 乖乖等我救回你去 給你肉吃 說沒兩遍 身子已落藤上 容容易易 將那小虎細好 拿腳試試了 甚是堅實 就是再添幾人 也乘得住 方暗笑劉義才真胆小 忽聽上面沙沙枝葉拂動之聲 抬頭一看 陸續飛下幾條數丈長的黑影 先還以為上面仍下來繫人的長索 順手一撈 一連好幾根 俱都是斷了的老藤蔓 由上而下 帶着許多枝葉 直落山澗 落一根 脚底寬有數丈的藤盤 便往下沉落了些 未次脚底藤盤一鬆一歪 幾乎連人帶虎 墜落下去 幸而那些藤蔓 雖是糾結叢盤 俱都數百年以上老物 粗逾人臂 祇不把最末穩了一根由上面

折斷 下面的人 再分勻出兩邊輕重 一時還不至妨事 雷迅見藤盤往左一偏 大有翻轉之勢 忙伸手援着下來時那根老藤 并身往上一提 就勢折向虎的右側 用足往下一落 才得定勻兩邊輕重 那藤盤雖未折翻 還兀自幌了兩幌 不由嚇得高聲叫道 師兄快把索子放下 來 將我與虎引去 這藤都快斷完了 言還未了 猛聽劉義在上面說道 小師弟 你莫害怕 這藤斷不斷在我呢 雷迅人本聰明 祇因信愛劉義過深 致受其愚 一聽口氣不對 猛想起老父在前一二年誥戒之言 知道不妙 身子業已落在人手 危機一髮 那藤已不可靠 立時捨了得虎之心 一面暗中摸索巖縫落脚和攀附近處 向上喝道 劉師兄 我父子與你無仇 無怨 我和你更是情如手足 你說此言 意欲何為 若是戲言還可 若是心懷不善 你用詭計 害一幼童 豈不被天下人恥笑 劉義答道 師弟休要錯會了意 我并無害你之心 還是我平日和你說的那句話 祇為費盡心血 想學你家獨門傳授 七步劈空掌 師父執意不教 萬般無奈 行此拙計 知道師父跟前 祇你一子 才趁這大年三十晚上 將你誑到這裡 本想圖你關在巖洞之中 是你執意要捉這藤上的小虎 我便將機就計 趁你下去時 將所有藤盤

都折斷 扔落澗中 祇留你附身的一根 折斷後 又用索綁好 打的一個活結 你不上來沒  
事 你如仍想援藤而上 援到離崖不遠 那結自開 你必墜落澗中 死無葬身之地 請念我一  
番不得已的苦心 你且耐心等我一會 由我去稟明了師父 祇答應傳我七步劈空掌 我自會  
前來接你回去 否則說不得 我和你祇好同歸於盡了 說罷 祇聽一陣急行脚步之聲 往來  
路而去 雷迅知道老父剛直性情 劉義如此這種卑鄙狠毒行爲 祇要有耐心 還可以情相勸  
這一來 劉義必然絕望 自己平日和劉義 厮守太熱情感太好 還不覺得 一但起了恨惡  
不由想起同了劉義 打獵時下手斬盡殺絕 不留餘地的狠辣行徑 暗付這厮挾制不了老父  
當時如被擒住 這裏從無人跡來過 劉義又不肯招出實話 怎生尋着自己 縱不身葬澗底  
就餓也要餓死 如被劉義逃來 更難活命 如逞冒險 仍自援藤而上 又知劉義所言 絕  
非虛語 上到中途 藤一斷決死無疑 如等人來救出 又覺丟臉 眼看大繩上懸的火把火光  
漸滅 火光要一滅 上去豈不更難 這時那隻小虎 仍是一味昂頭嘯個不止 黑巖幽谷 身  
繫危崖 趁着絕壑回音 澗下面又是黑洞洞的深不見底 更是覺景物森厲 令人心悸 望

着那支撐危局的一根孤藤 正在發愁 忽然急中生智 暗想這藤盤原是好多根老藤蔓結成 其重何止千斤 這根孤藤 如經持不住 適才業已墜落下去 如其不斷 也不在我這一個小孩的重量 怎會折斷了 又用索繫住 打了活結 人上去便斷 人不上去 便不斷 且已逼信劉義 不要被牠嚇住 中了他的道兒 現趁火把未滅 何不冒險上去 試他一試 即便墜將下來 祇要手不鬆藤 仍可落到藤盤上面 就是落到洞底 也不至於便死 總比這樣不死不活不上不下好些 想到這裡 便回頭對那小虎道 小老虎 你不要怕 我祇要能上得去 便會設法救你 你先在此等一會吧 一面說 又將那細虎的繩索解去 以備萬一連藤盤一齊墜落時 好由他各自憑天逃命 那虎見索一解 益發悲鳴起來 但是情勢險惡 也顧不了許多 先用兩手一攀藤 竟似越扯越緊 彷彿上面有人拉住一般 上有四五丈高 那藤並無動靜 依舊結實 心中暗喜 再上不多遠 便可脫險 鼓起勇氣 祇兩手替換了幾把 便又上有一截 那崖側懸得那一大束火把 原是一些枯柴枯枝紮成 中間一截 枝葉甚多 燃到那裡 枯葉着火 忽然大盛起來 火光照處 近崖口一片 照得分外明顯 雷迅眼看快要到達上面 被這火一



亮。猛聽離頭四五尺遠近有噓噓的聲響，定睛一看，不由嚇了一身冷汗。原來那藤根裏面正盤緊着一條七身獨尾，似蛇非蛇的怪物。這東西名爲七脩，原是蛇類，乃獨藏深山，種種歹毒的惡虫，大的長有一兩丈，雖說七身，祇當中一個是頭，形如鴨咀而長，頂有鳳冠，赤紅如火，口中毒牙密佈，咬人必殺，餘下大身，比當中一身略長，乃是他的六根獨足，滿生寸許長的倒刺，無論獸遇上他，祇被他搭住一點，便即大身齊上，將人獸裹住，不嚼吃完了不放。所幸這東西六身後面，有一條形如蝌蚪的偏圓尾巴，走起來，當中一首高昂，六身灣屈點地，翹尾而行，非常遲緩，人要殺他，總是避開正面，用索圈先套上他的尾巴，繫在樹石之上，再行下手。這東西最護其尾，一經被人套住，祇知往前掙脫，不知後退，前面無論什麼人物，樹石藤蔓，祇一抓住，至死也是不放。因爲有這一兩樣短處，這東西出產又極少，非極卑濕晦霉污暗之地不居，所以受害人少。雷迅有一次，隨了劉義出遊，遇見過一條，親眼看見他，將一隻小牛大小的花豹，纏了嚼吃，見了人來，又要追趕，幸得劉義知道剋制之法，將他弄死，所以知道這東西，其毒無比。火光中雖正望見那根孤藤，斷了沒有，但是這條毒

